湯賓尹曰治紀正月亦春秋憂時冠周月意也首原順時養生之本後言天和神全之道君人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九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呂氏春秋

本生

始生之者。人地養成之人者也始初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攖猶突也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此官之所自立也官正也自從也立官者。以全生也。生性也今世之惑主主謂王也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夛立官致任不肖人亂象於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

趙以夫曰以物養性得之于孟子之論

馮叔吉曰聲色臭味氣質之性乃有伐性之物故此論詳之

爲立官之法也譬之若脩兵者。以備寇也。今脩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脩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以自亡也亦失其所爲修兵之法也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抇讀曰骨汨濁也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抇亂也亂之使夭折也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禍故曰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為者不以身役物有為者則以物役身故曰惑者多以性養物也則不知輕重也。輕喻物重喻身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猶危〻病者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聾無益故不當聽也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盲故不

袁了凡曰聲色滋味所以養性然貪欲過制之性□物則反以取禍聖人不以身從物故不使於性則則離而去之輕重之分較然也

王荆石曰養生者欲長生久視只是善其聲色滋味之類使物不沮欲〻不亂乎物故曰嗇之又嗇不無嗇嗇〻既無迺至無極長生之道

（當視也）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瘖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聽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惑眩）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逸不眩禁也）自遁焉性惡得不傷（惡安也傷病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埻的也衆人所見會多射之故曰無不中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〻明美貌故生須也）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性故生長久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時行焉是其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慮而當合得事實）精通乎天

却不出此、鄒守益曰此下是天和神全之妙精之所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可上可下不驕不惛德行升降無所虧闕故曰德

鄒子玄曰高而不驕可以守貴滿而不溢可以守富惟不知持盈止足之道者故至于一亡也

地神覆乎宇宙。宇宙區宇之內言其德皆覆被也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受猶承也裹猶囊也若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上為天子而不驕憍常戰栗也故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下為匹夫而不惛惛讀憂悶之悶義亦然也此之謂全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所虧闕故曰全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至破亡故曰適足以為患也知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貧賤無勢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於禮無為於身無闕故曰雖欲過之奚由也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入門用輦此驕佚之務也命之曰招蹷之機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遊翔于至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煬之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文曰不為酒困老子曰五味食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煬之食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斤靡曼

朱之蕃曰中敘之語而詞氣更雅健高古為萬世文字之祖

不務也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絢盼之樂芍藥之和昔者殷紂使樂師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以為淫亂武王伐紂樂師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暨衛靈公北朝於晉宿於濮上夜聞水中有琴琴之音遍使師涓以琴寫其音靈公至晉國晉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紂之大師以此音自投於濮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地在衛因曰鄭衛之音以其淫辟滅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

三患者富貴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古人謂堯時方回善綣舜時皐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皆不肯富貴著高位實疾顛故曰重生故也

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為輕富貴求虛名也以為其可以全生保性之實也

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句貴賤禍福不可不察也

廿一文字之祖
猶黄古今[illegible]
之語而詞庶更
未之番口中藏

其會也。答注運非

謂皆不書富貴音高祉時謂其良、[illegible]

奮貴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illegible]者貴[illegible]

讀因曰贖衛之音以其淫辭激亡故曰汝性[illegible]水之上也蓋存三寺

之大師以此音自投於濮水得此聲必[illegible]

以樂君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止之樂曰公[illegible]古國人[illegible]新聲

消以寫其音靈公至晉晉平公觴之濮水中有[illegible]

聽衛之靈公於朝於道聞[illegible]師延[illegible]

靡之樂以為淫亂之主自投[illegible]

清之工有紂之樂[illegible]

不能也[illegible]

馬叔□□□□
寓言俯引□
甚最為高古

揚道賓曰照應起語極見完密無罅隙

諸伯秀曰泛論是醒下意心思之最巧者

重己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巧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于己故不愛之也己指雖不如倕指巧也然猶自為用故言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江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圜者曰璣皆喻不好也而愛己者有之為己用得其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亦我有有我身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之愛蒼璧與小璣有之利故也故曰利我亦大夫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為天子不足以比己之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富而所重人雖富有天下之財不肯以己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危也曙明日也言一日失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道尚

王元澤曰瞽者乃無目枕子以糠愛深于目非利之也聾者未聞雷之聲反徐步窺兒于堂愈人之大惑弗知慎者極懇切迫真

無為不尚此三者故曰有道者之所慎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守慎無為輕貴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害故曰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瞽師目無見者也故枕子以糠、甚者眯子目非利之者也聾者不聞雷之聲不頸頼自恂解謝款惕而反徐步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者也殊猶甚也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別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已之所是衆人之所非也故曰未嘗是已之所非衆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已之所是非已之所非而以此求同于已者也故謂之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禍咎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不死不亡者天之有也

[illegible]之書曰文氣頓挫如游龍不可則古所謂一字千金人不能變易者正以此耳

吳默曰一轉折說到人主上見風雲變態之妙

故曰必亡 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 召致也惑致之也 以壽長至常亦然 亦以仁義召之也 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 所召仁與仁與義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我所召也召之者不行仁義殘亡應仁之三故曰察其召之也 則其至不可禁矣 禹湯罪巳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皆己自召之何可禁御 此論不可不熟 熟猶知也 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 烏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千鈞勯讀曰單〻盡也 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 恣從也之至也 世之人主貴人 人主謂王者諸侯也貴人謂公卿大夫也 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 視活也 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 五者貴人用行淫侈縱欲暴虐反戾天常不順生道日所施行無不倒逆其生雖欲長生若烏獲多力倒引牛尾〻不能行故曰欲之何益也 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 欲情欲也 故聖人必先適欲 適猶節也 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

王元澤曰原先王之要道見人君之所當法

申時行曰五者之物足以養性聖主未嘗廢之但適其情性而已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燀熱節平性也

陰則蹷蹷逆寒疾也多陽則痿痿躄不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患害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為蹷疾也不為高臺為痿疾也味不衆珍珍為傷胃也衣不燀熱燀讀曰亶熱〃厚也燀熱則理塞理塞脈理閉結也理塞則氣不達達通也味衆珍則胃充充滿也胃充則中大鞔鞔讀曰懣不勝食氣為懣病也肥肉厚酒爛腸之食此之謂也中大鞔而氣不達不達壅閉也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得也昔先聖王之為園囿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蓄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詩云王在靈囿樹菓曰園詩曰園有樹桃有水曰池可以遊觀娛志故曰足以勞形而已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一作備燥濕而已矣宮廟也室寢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築土方而高曰臺有屋曰榭燥謂陽炎濕謂雨露故曰足以備之而已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逸安也其為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酏讀如詩虵〃不言之虵周礼采人掌王之六飲水漿醴

湯賓尹曰老酒香裁然獨調者無不疎款收出一句令人從者盡極盡言策也

涼醫酏也又酒正二曰醴齊醴者以糱與黍相體不以麵也獨而甜耳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和適其情性而已不過制也

北方舍而要須貫也節十律也律而已不過制也節適相也也其詞

主自異所謂一…黃赤白黑也…五音…王之所以參差也

…榮…用也禮不以…四而…其…

…也入…王二…[illegible]…以其聲四五音繁也…以安

姜寶曰經云絜矩平天下之要道推己及人即公心也此一篇之大

支道林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之天下又不阿一人者方可為天下主

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矣（平和也）平得於公（得猶出也）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也）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也）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也）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鬻公平於曲惠也）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惡作威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〻故曰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私猶異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之於魯詩云俾爾元子俾侯於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務在利民勿自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

呂吉甫曰治天下付之自然一無容心此謂大公

又曰萬物被其澤而不知其然乃語至公

汪鳴鸞曰引桓公用公而伯以私而敗

汪鳴鸞曰敘問答處文法變變知游龍猶推絕高古可法

遺失也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何必荊人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必人故曰至公無所不為也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大地大生育民人不以為已子成遂萬物不以為已有也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從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老無繇役之勞擊壤於里陌自以為當然故曰莫知其所從始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人被其澤而得其利亦不知其所從始也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矣病困也漬甚國人弗諱漬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青者何大漬也国人弗諱言死生不可諱也寡人將誰屬國屬托也管仲對曰昔者臣竭力盡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足以知人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奚何也桓公曰此大事也願

仲父之教寡人也（教猶告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言欲相誰為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管仲名善猶和也）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比方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過必忘人之功不可為伯者之相也）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學之也求猶問也論語曰孔文子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昔人也哀不如己者欵教育訓厲使與己齊也）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善也志在利国而已矣）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其職事不求知之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濟民求見之孝経曰非家至而見之也此總說隰朋所行）勿已乎則隰朋可也（言可用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察苛也）不欲小智（智則好智小事以自矜伐也）故曰大匠不斵（但視

呂吉甫云總收上意而斷其旨公極凱切

湯賓尹曰結語長其旨筆頭蒼古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有無限意味

模範而已不復自斷削也大庖不豆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大勇不鬭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能服遠不復自鬭也大兵不寇寇害也若武王之伐紂掃除無道釋箕子之囚朝成湯之廟撫殺之民不寇害之也桓公行公去私惡於人之過無所念無所私也故曰去私也用管子而為五伯長也長上也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問豎刁易牙之諫不正適長其死也國亂民擾五子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蟲流出戶也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用公則濟日醉而飾服飾讀曰欵礼喪飲酒食肉而日醉於欵整喪紀云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宮商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舜猶不能為而况凡人乎

李士表曰通段俱是解釋太上反己一句而得一知己一字妙終不放下是其根底究竟字眼

陳詳道曰語意精絕至今衣其餘澤猶能膾炙人口

褚伯秀曰解脫考証出來致超乎絕塵不襲人間煙火氣

吳儔曰知一則應物以下俱是能反諸己之效如鑑照無私如

論人

主道約，君守近。近者守之於身也 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索求也彌益也 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釋亦去也巧故偽詐也 而游意乎無窮之次，次舍 事心乎自然之塗，事治也自然無為塗道也 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天身 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精明 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道一也 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道生萬物萬物得一乃後成也 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測盡也 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息滅也 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塞遏也 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收守也 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樸本也 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

驚濤怒浪無一字懈怠無一字塵埃人愈讀愈覺而一可喜

王元澤曰知道之言非文人語也

趙以夫曰文恍浩蕩總高奇絕作論可以為法

申時行曰數陳闔然抗其錯綜

何孟春曰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謂也

王慎中曰故知一以下數句攔截上意不如此便傾瀉無收拾矣

王維禎曰明足以察貧役故任

可得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養也一曰若此人者不可得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離世不群量行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不可無威得威力服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極窮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惑眩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謂也革更也說人困窮賢者遂與不可匿也匿猶任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任也何物之不應應當也譬之若衛反諸己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倦罷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一作存人故曰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亡主若桀紂者也以罪為任他人故多殺僇是戚亡之道也而不自覺知也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己故曰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三代禹湯文王也日行其民人之功不衰倦以至於王有天下也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

人[illegible]知[illegible]求之于人則巧言偏詞之徒不至于惑主心者哉何人耶

陶望齡曰魏季克教文侯卜相與此一樣文体通達也

閔如霖曰議論詳悉無能出其彀中

陳詳道曰八覌六驗六戚四隱眼目俱前人未嘗道出句剔抉見

王剝石曰意甚易斷語詞安頓

矣殊（殊異）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防禦扞也），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亂惑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孟子云達則兼善天下故觀其所賓禮），貴則觀其所進（進薦也堯薦舜〻薦禹傳曰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不善進不善〻亦蔑由至矣故以觀其所進也），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善賢也行則行仁也故觀之也），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言則言道），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不受非其類也不為諂諛），喜之以驗其守（守謂守也），樂之以驗其僻（僻邪），怒之以驗其節（節性），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惟獨不恐），哀之以驗其人（人人可哀不心之也），苦之以驗其志（鑚堅攻難不成不止故曰以驗其志也）。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猶論量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觀也四隱相隱而揚長蔽短）。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

有許多數策馮叔吉進雨一聲喻猶絕精奇異

六親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言盡

知難之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皆是雨也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陳後山後人勸學父云大而不知學無物堪比倫若比於草木草有靈芝木有椿若比于禽獸禽有鸞鳳獸有麟若比於糞土糞滋五谷土養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悉姓諸名也大撓作甲子）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一作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咎犯狐偃也隨會范武子）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公枝大夫子桑也）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縣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之儀名）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大夫種姓文字禽楚鄭人）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

人此云耳可以聞丕與其聞不若聾二家之言迫切俱少寬恕是有激之論也

林希元曰學只是尊天性謂性之外不可添一物吾儒正學知是如此

鄒守益曰下引数子明務學之有益猾孔益正脉

褚伯秀曰說周之學如此去聖浸遠詞亦懇切

學其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也）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闇行妄發之謂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敗數）是謂善學（也）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小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儈也）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惡為鄉曲人所作也）學於子墨子（墨翟）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狡猾）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一作禽滑）此六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壽年也）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致之無畏礼也故曰得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

呂吉甫曰此段鄭重教人下手用功處縷縷陳述句法悉模此荀卿而情采過之

刘槩曰尊師不在虗文上如曾子之自身傳不習乎之意此論學務進業一段俱是守其師說不習其新傳故末結云所以尊師

營惑也疾諷誦疾力謹司聞司候觀驩愉問書意視師權悅以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不自于逆力學之志退思慮求所謂求所思慮時辨說以論道辨別道之義理不苟辨必中法不肯苟辨反是為非言中法制得之無矜。失之無慙矜自伐無慙恥慊必反其本本謂本性也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貴尚也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一作崇節為務。四時之節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唐池呂進水圃農圃也樹稼也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事治也如山林入川澤。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也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順一作駕御適衣服務輕煗臨飲食必蠲絜絜字一作祭蠲讀曰圭也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

一句便有着落

論明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師所行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反背戾也叛渙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背國說義不稱其師猶臣叛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明賢君子不與交友不與背叛之人為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以仁義之利教然後知故曰莫大於教也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成身遂為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天下正者正天下也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太學明堂也

湯賓尹曰大樂以和民情治之隆替係之故樂之作而民情之憂喜頹殊者無他上之所感者異耳豈曰聲音而已哉此契處包括殆盡

黄道林曰自古聖王作樂以振淹滯以宣湮鬱無有詭異塤箎之務后來新声

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用以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寳棄寳者必離其咎寳重也咎殃也咎一作苦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寳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則失寳之情矣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同於危累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也以此為樂則不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鬱怨一作淫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

古樂不作猶大甚也桀紂侈樂詭殊瑰斯已極矣

宋無隱曰千鍾大呂巫音皆諸国之侈樂

邵守益曰治国之音和以樂亂国之音哀以傷樂哀以傷則又何啻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皆原其始由于樂歌無節故也

為美（鉅大）以衆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俶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則故曰務相過）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鍾名鍾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大呂陰呂十二月也）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女曰巫）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怨悲傷痛）其王之與樂也。若冰之與炎。反以自兵（兵災也）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適中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長久）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還）制乎嗜欲（遂為嗜欲所歆）

制
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身）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刼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從欲生也）

其出若激然後出其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世貞曰：賢者以心之知音上聲，音不賢者以聲耳音以適吾心之欲，此所以有正有淫之不同。

朱之蕃曰：原古制樂之意，無非為民之義，見樂為致治之本，非娛心志已也。

古樂

樂所由來者尚也。（尚曩）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節適也，侈大也，正雅也，淫亂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昌盛也，亡滅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有核曰果）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士達朱襄氏之臣）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葛天氏古帝名，投足猶蹀足，闋終也）一曰載名，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一作禽獸之極，上皆樂之八篇名也）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陶唐氏堯之號）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民氣鬱閼而滯著，（閼讀曰遏，止之遏）筋骨瑟縮不達，故作

焦竑曰黃鐘為聲氣之元故十二律皆呈於此

汪鳴鸞曰歷叙古帝王作樂之跡井然有條而文法變幻奇恣讀者不見重複

爲舜以宣導之。宣通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黃帝臣伶倫自大夏
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山北曰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
空竅厚鈞者，竹生谿谷者取其厚鈞斷兩節間，斷兩節間以為律管其長三寸九分
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十九分之音中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
二筒，六律六宮各有管故曰十二筒合成合矣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
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合和諧黃鐘之
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法鳳之雌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
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一作將猨鑄十二鐘以和五音
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奏十二鐘樂名之為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處居空桑乃登為帝，惟天

陶望齡曰孔子云獨樂稱韶為盡善盡美矣蓋以其備歷代之完音而加以聖神之精神太和元氣萃乎此也

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天合風化也其音若熙熙凄凄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卦之風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上帝昊天上帝乃令鱓先為樂倡。倡始也鱓乃偃寖以其尾鼓其腹鼓擊其音英。英和盛美帝嚳命咸黑作為聲唐一作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為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鐘。帝嚳乃令人抃以兩手相擊曰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康安帝堯立。乃命質。一作部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為夔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拌分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

重其旨曰成湯伐罪弔民其功為大樂甚盛也而必干戈以除大亂故曰猶有慙德

翁正春曰周公制禮作樂而敎化大行故叙樂曰黃帝以至于周公見樂之所由來者久矣

弦以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謂舜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勤憂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漻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招其功九成九變招明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一作誅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美善也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獯鬻之難邑於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為天子號也淫過翼佐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斮材士之股剖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語曰文王為西伯三分

吳默曰故樂二句總收一篇之意該括無遺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大武周樂成王立紂民反反叛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往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

潘洙曰樂所以昭德觀至治必先審樂此一篇之主意此下歷叙人君脩德之事乃為制樂之本議論有根據熟讀最能発人胸次

田大年曰文王之事無可稽者但其說文王因天变而修人事猶寫其敬天勤

制樂

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閑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書叙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其生於朝太戊太甲之孫太康之子也號為中宗蒲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太戊九五君矣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由此观之曝咸陽市門無敢增損一字者明畏不常之執耳故楊子云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其吏請卜其故灼龜曰卜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為善則福應之致禍無從至也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止咸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

民一段心事而戰兢惕勵之至意宛如目覩洵左氏妙訣也

田大年曰此一句有関捷最為

知其極終（極猶終）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邑外曰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咎徵于他人是益吾罪故曰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飭讀如勑飭正其辭令也）幣帛以禮豪士（幣圭璧帛玄纁也材倍百人曰豪也）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賞一作賓）群臣無幾何疾乃止（止除也）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

閩望齡曰文法頓挫古雅周匝最善於敘事者

焦竑曰歲害數句宋公一段為民之心描摸之盡

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翦除也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欒熒惑五星之一火之精也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子之大史能占宿度者故問之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祥吉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故曰將誰為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飢穀不熟為飢也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傳曰衆非元后何戴故曰其誰以我為君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

陳詳道曰奇峰叠見睹之令人不暇應接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三行七星星宿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也徙三舍因其理也死生有命不可益矣而延年二十一歲誘無閒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子

[illegible]子玄曰此段[illegible]寫傷世令人觸目悖心

王維禎曰亂政亟行與民相違黔首懷怨無所控告賢主秀士如湯之下伊尹武王之于太公宜也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捨之必舉兵加之誅其君而弔其民可矣

振亂

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illegible]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若三代之末祚數盡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離黔首懷怨無所控告）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舍之也必舉兵誅之誅其君弔其民故曰其兵為之義也）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行也治主之辜赦其民故曰將生也）且辱者也而榮（榮光明也）且苦者也而逸（民見弔恤安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illegible]之人將逃而去之不能顧其親戚也又況下愚不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故不

馮叔吉曰秦以戰伐而成功故呂論善攻伐而少救守

王荊石曰句法文法逕逕奇詭端倪莫狀

能得其有也其親不能禁止其子凡爲天下之民長也慮莫知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欲隨人救守與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全人故取舍人異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悖為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義而危之乃危亡之道也故曰安之反危也爲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說若是者為天下之患為黔首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爲心者不可

褚伯秀曰收轉攻無道罰不義意極含蓄委婉可觀

鄧子玄曰結應超語有情

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別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禁止也）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長也）凡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畏也）所以蘄有道行有義者為其賞也（蘄讀曰祈或作勤）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雖存幸耳賞之非也）而有道行一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幸耳罰之非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也）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罰所當賞者是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為大也）

[illegible]

[illegible]而有言行一[illegible]言少也[illegible]

道行而數於其實也[illegible]

由凡入少行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汪鳴鸞曰首之論士之議兵必要于義理後兵之典也救民之生藹然一段愛民之意見於言表而詞語亦蒼古精明乎諸史學上乘

陶望齡曰民者邦之本也愛民至于拯民積民財公好惡斯謂之仁義之兵

懷寵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理必當義然後議議言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義益行義矣一命為士民上民之論為士者也義理之道彰明則暴慢貪詐侵奪之術息也息滅暴慢貪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境壞則民知所庇矣庇依廕也黔首知不死矣知義兵救民之命不殺害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奉送也以彰好惡好其民顯惡其惡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遺之也資用也敵以暴虐用其民故以言義奪其民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禍不聽者雖行

翁正春曰此言仁義之兵除民之害順天之道意詞愈見奇絕如入春園色色可愛

武為亦可矣先發聲出號(號令)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子之在上無道据傲(子謂所伐國之君)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順承)下不惠民(惠愛)徵斂無期求索無厭(其變厭之)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一作民)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救武也)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家祿)以里聽者祿之以理(生閭也周礼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州為鄉〻萬二千五百家)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礼八家為井四井為邑四十二家也此此鄉邑皆不從周礼)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礼二千五百家為縣四縣為都)

湯賓尹曰知武王伐商大賚而富善人舉逸民之類是也自是以後列國惟爭土地而戕民生此道鮮矣而呂氏猶知此所謂不可以人廢言也

呂吉甫曰結語得立論本意人君志于戰伐者當三玩於斯語

然則國都萬家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勝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君也舉其秀士。一本作秀士秀儁士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授其上位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恤矜恤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尊高年皆益其祿加其級祿食級等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猶理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可以為田器皆布散以與人民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舉其祀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也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沾也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一人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所誅望之民翳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

滋衆〻多也孟子曰百姓簞食壺漿以迎其王師奚為後予此之謂也

并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接交若被其化

王錫爵曰此篇專論人君精神通于民心而民心應捷如影響首以譬喻提起正意下歷引以證之反覆議論詳悉委婉令人今省

蘇濬曰日月之照而萬物遂生聖人德施而萬民化其理一也

精通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兔絲一名女羅詩曰蔦與女羅施于松上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心在利民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頸企踵然而望之不遑坐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冀其離而去之不遑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慼不樂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于燕適子念於荊言精相往來者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

文道支曰引諭的確逼真意思出人

王元澤曰以前俱是叙事詞氣甚委曲從容
褚伯秀曰通段是論精神之感精藏于此而發見乎彼

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盛其中皆實滿也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虛蚌蛤肉隨月虧而不盈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群陰蚌蛤也隨月盛衰虛實也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飲羽飲矢至羽誠以為與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鄭研鄭砥也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也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

黄道開曰引齊好血氣之勇而至於死見勇而不當義不如無勇

高似孫曰引此言紂無道而亂法卒至於亡此用法不如無法

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革要也）於是具染而已（染豉醬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礼弗繼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樹德

化下也法當以法紂爲淫虐
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王□石曰首言聽言當辨善惡下歷言當時之不能分辨覆辯言論委曲詳明非徒曰文字之工而已也

陳詳道曰說盡當時戰攻求利之事而斷制精確

鄒守益曰段段以謝照應此乃呂氏之最細密處

聽言

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人一作）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觀一作）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瘠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罪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

吳儒曰譬喻親切有味

鄧子玄曰察人言曰能辨其善不善先自己之明始中窾之談說理入毫芒處

王維禎曰愈出愈見精神奇思源源不竭

於義。不以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 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于事乎 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辨乎其無辨乎。穀善言辨別也 造父始習於大豆。蠭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 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徒人以爲性者也。專學不徙以得深術 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徙之故御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 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

茅鹿門曰此四人皆辨士其言多故不可不審此見人君能分四士言論之審否斯爲得之

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吾以虛之聽以東宇以來已四十者以講習己之故矣論議不可
今余讀書以之識是其心以為其後須之後在谷以通之也況余等之議公論
讀書者須因今人之觀書多非其議仕余主以非惠乎也自主周八出患手惠雅仕洗

亡[illegible]曰說語絕一大篇精神命脉俱見於此有今呂覽有提々部子玄門數語為文宗之祖理到貴精古雅蒼練當與國策並觀

長攻

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征伐也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捨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主捨也譬之若良農辨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田耕耨始也故曰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

鄒守益曰此一段見越王知彊弱之机先詘而后伸吳夫差不知所以卒亡其見

袁了凡曰吳之與越是謂割已之肉以肥敵也乃自弱之道使吳能聽子胥之諫何至于身虜國危之禍也

范蠡而問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淂也越王句踐也食淂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羅粢必得其国王何憂爲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又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數術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

鄒子章曰蔡息二小国也其勢相為唇齒蔡侯自愚為楚所買息亡而蔡隨之可痛哉

閭也代亞嬰也循潤之與𠬝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饑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五季而吳亦饑使人請食與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差吳王也擒為越所獲楚王欲取息與蔡楚王文王也息蔡二国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柰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為姨傳曰吾姨也咲之謂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一作呂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曰取俾曰易也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服衰謂朞年勿服三

王維禎曰先子遺命以有吳歟也

馮叔吉曰欲取而先善之通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之術也

季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瞭望欲令取代也太子敬諸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行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反一作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于代非一事故言萬故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上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為馬郡也故代君以馬奉襄子也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謁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醉而殺之盡取其國地故曰馬郡盡也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置兵其中不欲代君覺之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酣之一作之一可金以

有道賓曰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之問于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之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乃戮關其思胡人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設備襲胡取之與此同

殺人酣飲酒合樂之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碎故腦塗地也舞者操兵以闘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山一作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多假令無其闕失雖為王可也

黃震曰數語字字的切但是不可移易之句

施仁曰儒識格論愈議而愈可喜

郭子玄曰引此以明小忠大忠之賊

權勳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金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致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荊龔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荊師敗龔王傷昔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師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豎陽穀又對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于口以醉絕止也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

楊維禎曰此一段明小利大利之殘援引切當且數叙詳明

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詩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屈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吾一作獻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也（皁櫪也）若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為實）

知一益曰国家大利也寳馬小利也虞公貪寳其而亡国家患矣哉

衰了凡曰大鐘小利也国家大利也去小取大夙繇䎼不知之乃貪心之所使也雖有赤章、、

庭中之寳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寳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頰也車軸相依憑以近喻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也竭亡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残也残害也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夙繇国之近晋者也或作仇首智伯晋大夫智襄子瑶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

枝之忠諫何益焉

呂春曰縣洛縛折處如游龍舞鳳翔之墨云

朝則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夙繇之臣也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伐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智伯滅之欲鍾之心勝也。欲鍾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名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壟。剗滅也若汝也壟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君必剗滅汝種類乎掘汝先人之塚也觸子苦之。欲

呂補曰此亡言齊王貪一金之小利而弗給卒至于失国而丧天利引證極的當

欲齊國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令而卻一作退之。卒北。北走也

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一作問

達子又率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

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也殘餘豎子謂達子也

惡能給若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

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illegible]防曰因字直貫到尾是一段骨子
許国曰此一篇大意言人君始為當因民心自設喻援引以起當因之意文机最為玲瓏令人爽快
姜宝曰把禹舜湯武齊起帰結武王身上因字

貴因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曰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伐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竫正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

逐條照管叔武王伐殷始末具見詳而有休

王荊石曰文法段〻照應乃不旋捻因字有聯絡有貫串乃此公之最精密處

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戮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朝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曷至（曷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湯者尹曰句法奇絕善于叙事而有体者

朱六番曰因之一字論徹首徹尾可謂明白矣

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膠鬲不信矣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環逆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長者對曰王欲知之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

狀援引論列俱是實事無一浮漫處

許国曰末以湯武因民而王桀紂不因民而雖多亦亡收繳上意有激發當人時君人意思

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衣出否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荊王之所欲也孔子道一作導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南子則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聵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盍歸我艾豭惟此言之不淫謚為釐明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功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因者無敵因之欲遵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國雖大民雖眾何益民雖衆多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劉[illegible]曰此言賢者不世出識者亦不世有

陳詳道曰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人君不知得士有賢與無賢同故亡國破主相隨而王伯之君不二數也無惑已

[illegible]曰論治國者于用賢[illegible]是[illegible]其數業[illegible]自[illegible]數然也

何孟春曰接閭

觀世

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為賢也未必知其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也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亡囚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封建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為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

公召成王攝天子位制禮作樂身朝窮巷草茅之士七十家隱文公上宰相書云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之親天下之人豈復有計議能補于周公之化者哉而求賢禮士之心如此其急可謂慎一日以終其世者矣

黃道開曰有道之士不與諸眾齊民同傳伍為暴君所晃所以高蹈遠引也

袁了凡曰以太公望之賢紂失之而文王得之

與處有侶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已故曰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位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剗不得休息而佞進佞諂者進而升用也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襄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眾齊民不

見畱才非〻人不能知亦非聖人不能用

王荊石曰反裘負芻息於塗晏子知為君子又其舉止功作有可驗者後日見志各見其發貫鄒守益曰高迥沉遠之筆

鄧子玄曰常人一遇沾〻之恩不勝知遇其言諂佞無所不至視越石之正詞直氣可愧死萬〻矣

王維禎曰欵察

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者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淂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一作友）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遽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言欵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具名聲也）觀行者不譏辭（欵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

人之功实不復留意考其名声欲观人之至行不識刺之以辞二句实有悔过創懲之意

馮叔吉曰叙事只此下見巻晏子之令功詞語斷案

為容（客敬）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列子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一曰鄭君）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嘆）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誅因国人逐猘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

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

見其在己自失見其在后己迷乎性命之情也取乎外之謂也以子曰貪則其

除不義去不道也遺不淺故且乃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以苟取是

而不淺其道則不義於其食則是無道也死無道之逆也子列子

劉槩曰此見流言之為害雖中主不免見疑故國日乱卒至于亡

吳澍曰衆口熏天猶言燔天也見不根之言人主不可不審徇於毀譽則乱之兆

陳詳道曰市井舞文之魁後之起滅者類是

離謂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一本作巧辭成黨衆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分別惑疑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辨別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理則偽也。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

刘須溪曰此見鄧析之詭辨故著之以戒天下之為人臣者

何孟春曰以傷溺洧水之死者喻傷忠臣最為善喻

許国曰以上設傷忠臣者有似于溺洧水此又引數子之死不得其正皆忠臣而為人所傷害

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詭辨所以車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以世詭辨反白為黑而主不知故死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臣主不知故窮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范蠡子胥以此流流放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謂辨無理若鄧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一作䘹下同

康海曰此一段見人臣當為君死難故人之所以折齊人據理立談以大義言也齊人之詞遁矣立身之大槩一節可見

穆昉曰姦臣賣國醜然不恥

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一作因）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誅）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顧反）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惑）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

節芬曰此一節見巧辯不若遲鈍意淳于髡齊所謂辯士者然辯雖工不能及從于王至于從橫兩失則言訥訥若不出口者見及此矣

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戾也擇猶異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国為從也魏王以為辯遠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為橫髡以合關東從為末足復說欲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或輟不使行之也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倕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倕于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倕見之則自銜齕其指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

翁正春曰言者心之聲心明乎義理而特發而為華自足以服人心戰國策士之談皆以雄辯為長而不求於義理是以發變屢遷不足以壓服衆心

李于鱗曰此一段揣時摩時勢測度胸臆而立言辯論推見至隱可為遊說之法

湯賓尹曰此二

應言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𠙶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焦燥雖雖鷊濡）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蝺讀齲齒之齲蝺鼎好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但此鼎好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莫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太甚。以惠子之言蝺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

公孫龍說燕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噲之子也偃止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

皆因人之言逆探其意而折服之正孟子所謂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

許国曰孟卬欲借秦之勢以固其宠先以地賂秦以致秦使之求君以言誘君而致曰王之周

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国也）曰。先王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是）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受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乎。周頗曰。欲

其術卑〻無足論而魏公之迭善迭怒其即衆狙之惑于狙公乎

焦竑曰收上意而斷孟卬之非詞嚴義正推見至隱春秋誅心之法也

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卬割絳汾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卬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卬（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告）起賈出過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卬（公謂孟卬）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汝為司徒孟卬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汾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一作之）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汾安邑之書致文於秦〻猶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卬如身（王身）是重臣也令二

何孟春曰又生一段議論反覆詳明曲折變態不可揣摩

輕臣也（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臣責（令秦責臣）卬雖賢固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卬為司徒）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錙錘銖兩也謂分窮絳安邑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給足）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所欲田邑）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于弱魏王之令乎。孟卬為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地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為帝也詐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也）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身三論

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

曰甚[甚]善然乃輒輟行

[illegible]

袁了凡曰此節見用民當以義賞罰特附義而行者觀下云云可見善義者民之心也又得其心而後民為我用

王荊石曰此正推戰國不以義用民之由見得人君能以義用民則可以得衆可以得國以戰則勝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何為而不成信而盡

用民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也）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為楚將）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不能以討敵也）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無迂民不為之用故滅亡）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劒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

之危殆矣

鄒守益曰以種麥種稷起用民有種見人君當審其種而後可以用民則可以淂民知種麥者之淂麥種稷者之淂

王維楨曰此言治之紀綱莫大于賞罰賞當則順用足以用民不當則逆而民不為之用

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求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克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為之用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淂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管仲商商鞅民之用也有故故事也淂其故民無所不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一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欲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肆之也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遂擊金而卻之卻一作退退止也賞罰有充也莫邪

吳国倫曰此言同民欲同民惡正所謂賞罰當而民猶不可用反覆援引論辯精明透徹

許国曰此以造父能用其馬不在手用其威而在于御得其道喻人君之能用其民不在于恃其威而在于能

不為勇者興（一作與）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為勇者利怯者鈍也）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風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一作年雖少）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堯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終一人之身為世）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本始也）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法）宋人有馭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鸂水（倒殺投棄也）又復馭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鸂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于不知御之道）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

去順其欵形容義親切有味

何孟曰總繳前含蓄無窮意令人猛省

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也（行之）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一作見）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而見此論邪

湯賓尹曰此篇論施仁者要當其時愛民之利除民之害乃施仁之要大議論大識見非經生可到

王世貞曰文法轉折轉輕快抑揚重輕最得其宜

愛類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行為也）神農之教曰（神農炎帝也）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豐故有受其饑者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衣服不供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自神農之身也）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徼也）以民為務故也（以利民為務）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

[illegible]

公心所以見[illegible]

[illegible]

言心也者言其[illegible]人之心[illegible]

三谷也通不言谷入不言[illegible]

[illegible]

我堅而齊弊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illegible]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illegible]

公輸般為楚設機 [illegible]

刘槩曰墨子聞攻宋而急往救之可謂能愛人之急正是其兼愛處

馮叙吉曰一段一收束針線最密全無一滲漏處

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同等也]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爲楚王設攻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也]王曰必[一作既]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爲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械器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荊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荊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

施仁以禹平水土而禹世世永賴施仁之至也引此以見利民者當廣其施

王維禎曰設喻最親切足以發人胸次

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河北之阨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六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發通也河出孟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稸積其深乃出於孟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泄泄也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也滅沒名曰鴻水也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群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俱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居燥土不溺死故曰活之也此禹之功也。功治水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若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決江疏河其勤苦無如禹拜也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行逆相違背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所愛之子也擊愛子頭而擊石也故曰石可以代之也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

陳碧虛曰以寒欲溫暑欲凉喻人情之所欲最明易末以當其時結收轉太意照應有情

不與言公取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知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正者其故何也為何等故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言何為不用兵民寒則欲溫暑則欲水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凉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劉須溪曰兩設喻總提下博物辨智者之似通見人主當審真偽之分文字雖切而當

樓昉曰桀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李斯諫逐客似忠於秦而卒亡秦故曰亡國之君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何孟春曰墨子岐路謂一跌而千里也岐路只是疑似

黃道開曰此見幽王始于擊鼓

疑似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者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也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

召諸侯天下无事非真寇也後以擊鼓召諸侯則真寇矣在幽王以假而致諸侯之真諸侯後以真而疑天子之假卒死于驪山之下由疑似之不慎故也

王荊石曰此一段說奇鬼能為似以亂真見疑似者不可不察直所謂題外生意奇論駭人

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故曰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周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也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大子宜臼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鎬列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此之謂也梁伯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誚讓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昨日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夫我固嘗聞之

穆道字貞白曰論人人眩于疑似深善其真而為似所乱者也原其本心豈欲殺其子哉愚矣之惑也

甲時行曰設此喻以見世主昏惑顛倒不審察而害其良臣

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夫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曰……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

……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

……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

……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跡不可不察察之必於

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

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鄒守益曰首叙人臣極言為國之利惟賢主去滑極言則國以存不然則危下詳引言以證之

楊道賓曰鮑叔之言居安思危可謂極言矣而桓公說之此其所以為五伯之首

直諫

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也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有保此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所以不可不論也論猶知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子之亂也出奔莒毋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不死公子糾之難出犇於魯〻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

王維禎曰葆申能盡言極諫以啟荊文之失荊文能聽言受諫以此葆申之[illegible]數得之所以[illegible]也可日之賢君

於車下甯戚衛人也為商旅宿于秦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迎客甯戚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為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避席下席也殆者危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文王荊武王之子以戈射短矢以畋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illegible]期年不聽淫惑也朝正也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太保官也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襁緥而齒於諸侯襁褓繩緥小[illegible]兒衣也齒列也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

高似孫曰以一言之功一句收繳前意極為之極警策玩之無窮意味

敬誥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荊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徇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荊國兼國三十九。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illegible]之方也[illegible]必[illegible]也

[illegible]諸國三十七字合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因[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十一[illegible]日以[illegible]

王維禎曰人君一身人之投其欲者甚衆以善言投者則明以諛言投者則昏在君慎之毋為款私所壅塞此論淂其旨矣至于引俞叟為精切

陳詳道曰宋王為左右所壅因怒而誅殺国安淂不亡

壅塞一

亡國之王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不可以直言諫王也則其過成以無道遠門人皆闡之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自從也傳曰言進善善亦蔑由至矣故曰壅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扜弓而射之寇兵也扜引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縳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見擒也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一本作既擒則無及也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如之何齊攻宋齊湣王攻宋滅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也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彊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勝齊兵

呂祷曰宋人以先者以真言而被戮後者以枉言而致富宋王之壅塞如此哉氏之所以亡也

之弱安能來至此也宋王因怒而詘殺之詘枉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也其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誅死也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齊寇至殺人又是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

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

袁了凡曰不肖之主不自知不自量

王荊石曰庸王不自知二事俗絡世笑

若豚性猶体也若猶如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于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子戴氏子罕戴公孫也別為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国衰子罕後下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一本戴氏作叔世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大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遠一作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解不危亡故曰不聞存君也齊宣王好射好喜說人之謂已能用彊弓也示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

劉槃曰前叙宣王自輕好名而不知其实者也人君若不自知則左右前後群而阿主之好者何退正直退而不用邪佞群而成風国之亂可立俟矣

上關謂關弓弦止正半而止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非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之耳宣王之情情实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知之也

陶望齡曰人君之無爲猶天也夫無爲也四時五行司其令而歲功成君無爲也而公卿百官分其職而直道之要

賢使能虛君之心而虛取其非有如已有之此論得其當古人要訣證詳釋透徹識通達國体者也

褚伯秀曰引喻眞切令人心胸豁然醒醒筆意青墨奪目令人

分職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桀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武湯有之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虛處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爲化之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若此者雖舜之聖不能無壅塞况武主乎武王之佐五人五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辨者語矣

應接不暇

馮叔吉曰人主之国家猶宮室也賢才之能治国家猶巧匠也其道德刑政猶準繩規矩也為宮室而任巧匠至成則曰王之宮室不曰匠之功治国家而任賢能至功成則曰王之化不曰賢能之功曉諭親切有味

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嬴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故曰知乘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酒合樂為酣歌舞鼓瑟吹竽。一作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拜謝也樂已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于此有似於主人使之也者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也奚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矣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凡也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就成也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然猶知也

王真中曰此論格局博大氣象昂昂古色神思奮發巍峩談君国者務大成治語頭更無有出其右者

許国曰設喻親切逼真俱從世情描出許多樂邊忘慮景象

務大

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也榮顯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終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榮也無功故也無大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逾益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

王荊石曰此一段薄疑言王之意杜赫言安周之意皆本于安行仁義者也此之謂務大

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言相須也）細大賤貴交相為贊（交更也贊助也）然後皆得其樂（樂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秦貶其號曰君）嗣君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王者萬乘故願以受教也）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況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之賢為王術若烏獲之力曰奉一斤言其易也）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周分為二東周之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以用也）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仁與義也）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然仁義必安之本）

[illegible]曰二曰不聽道不行賢者將退而止矣何事於君若言聽道行自以身徇國也何論死亡被瞻可謂務其大矣歷敘帝王至於五伯孔墨務事大皆能成功乃奮激當時之意

也故曰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王之義不死君不忘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公即位問瞻所行之義信不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賢臣之言不死亡也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道無道臣不能正乃死亡耳被瞻言所道行不死不亡故曰賢乎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而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堯帝而不敢服民以[illegible]

故曰賢者先以昔者也以昔[illegible]以[illegible]民以[illegible]

[illegible]所道行不先不以[illegible]

[illegible]也古之[illegible]之不先乎也[illegible]乎其所行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不行[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善言[illegible]賢乎人可知乎[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曰有之夫言

[illegible]曰聞先王之義不知君不信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韓非子

難言

何犿曰此亦為初見秦之詞憤悶孤抗故其文連類曠肆感忿特奇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此於班洋評之纚纚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渾厚淳相健勁宏密則占拙之言而難於理窟也）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繁縟詞說援引評證則空索之言而難於理実用也）總微說約徑省而

纚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十

従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韓非子

難言

何作日并亦為物見本文詞閱門派抗故其文連緣傳非感公非寄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擯典於理洋評文纖有綸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批文言而難於理也則古連學淳而便勁有絡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索之言而實然理失用也繁緒詞說接引評語則空總微說約徑省而

[illegible]

不飾則見以為劌而不辯[illegible]

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illegible]閎大

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illegible]

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illegible]言

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illegible]

[illegible]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illegible]

[illegible]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illegible]

[illegible]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illegible]

[illegible]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illegible]

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義理

陳深曰秀穎出歷揮掌之上固不為家傳戶誦之也有以夫

史繼偕曰即聖賢之事見過之難為難

不飾則見以為劌而不辯提絜綱領以為捷徑則逸劌之言而難於明辯也激意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品隲太刻無少隱諱則譖妄之言而難於推遜也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高談闊議玄遠難曉則夸大之言而少實際之難也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碎摘瑣採撮其大段則鄙畧之言而難於富麗也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諂俗妄婞測媢則貪毒之言而無警策煽援之難也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炫奇怪詭以欺人世則支誕之言而非人經正理之難也健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多聞習非浩論長篇則史冊之言而無誠實之難也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闊古陋拳澄擇文豪則謭劣之之言而朴謨膚膿之難也時稱時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物惏播述而說售事則巧舊之言而非潔新之難也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

楊直菴曰此段文字精練藻識之極却字字有據大識見大氣象秦漢以下力量莫及

方鳳翔曰只伊尹一事任也紂玩與前後詳畧不同

鉏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子胥伍員也楚人奔吳報父讎後為吳所殺懸頭下西門仲尼善說而匡圍之子畏於匡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管仲奉小白奔齊魯人因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以言誘化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伊尹以萬烹要湯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紂王寵愛妲己曰聽國政作炮烙之刑以銅柱加於炭火之上灌以膏油使罪人緣之足滑墮火中與妲己歡之民不堪苦王子比干力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有諸遂殺之剖視其心翼侯

每段變換各有章法不可羈制似漫無矩度首而不齊不齊之齊古人矩度原如此

傅夏器曰此段洲古人古事錯綜而列如鍊金琢玉貫珠簇成如雲霞錦綉刻畫[illegible]解

鬼侯梅伯亦往諫之并殺之為脯臨文王聞而嘆之紂知召文王昌因於羑里夷吾束縛春秋莊公玖年與齊侯戰於乾侯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讎也君請受而甘心焉召忽死之仲請囚因之檻中而曹羈奔陳曹羈曹公子也戎侵曹羈奔於陳伯里子道乞百里奚傳賣以五羊之皮傅說轉鬻轉次而傭故曰鬻孫子臏腳於魏戰國時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將魏疾臏能匹已召臏至以法刑則其兩足吳起大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或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商君衛庶孽名鞅姓公孫氏少學刑名事魏相公叔座座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視之且問後伐之人座舉鞅以對王默然王又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毋令出境惠王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求賢乃遂西入秦閑逢龍斬夏桀之時見桀無道數以忠諫為桀所殺萇弘分胣周大夫名發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以讓周周人為之殺萇弘而裂其身後弘化之而為碧也尹子穽於棘投於棘蒺司馬子期死而浮於

[illegible]
揚□昌俶川

王錫爵曰用此貫串做成一植齊而不齊之齊也刻甚刻甚

江開明辜射非罪有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董安于趙簡子家臣也魯定公十三年簡子殺郵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邯鄲叛與荀寅士吉射作亂功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時安于力戰之死而陳于市也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范雎魏人也欲事魏王家貧無資先事魏大夫須賈賈使於齊雎從之留數月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十斤及牛酒雎不受賈知之大怒以告魏相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至言未可以易曉庸君世主一聽聞之必不入耳且倒置而未通也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二柄

何休曰味如太羹玄酒豔勿言浪仙聽誦之否知不心撫神恬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而賞之

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

陳深曰此言齊宋二君德刑之失

總結上文

翁正春曰此言人君任法不當喜功故人臣不忠可知

臣矣（父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臣請君爵祿而與群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言名也事刑也言事以相考則合不）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

立功但當守法

楊道賓曰備覽韓當賓傳換文法其言切其情悲

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罪其亦所以為罰昔者也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言以當言如此若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

陳深曰此言君諂之情則臣得其資

楊道賓曰好惡人君之情故以好惡結言之

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肖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

何作曰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紀結有收拾有照應部勒齊正句適章妥誰謂古文無紀律

翁正春曰自古重人任事国家未有不危亡者觀无令而擅為數句乃知邪臣害国又至不可救藥庸君闇主反倚邪為心者亦獨何心哉

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孤憤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独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伯之寢謀而内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擅為虧法違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況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因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枉繩之外矣言必見削[illegible]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仿以見仇也[illegible]

陽道賓曰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立從古記之蓋智法之士明察而灼私勁直而矯奸此等臣進則重人退而不敢動矣

吳繼借曰當塗之人用國將日非人君當擇智法之臣而用之乃有方正不容邪曲害公者蓋當塗之黨眾多百官壅蔽於下人主孤立於上

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国諸侯或来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国為之訟寃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淡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錯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寃

是非混淆黑白倒置且冤无惑矣

翁正春曰分別邪正互進之勢而歸冤正人上易退上立說絕削不煩曲中肯窾兇吾不到允為萬代格言

楊道賓曰智法之臣操五不勝之勢以與當塗之人抗身安得而不危乎宋真宗不知寇準之賢而郡臣畏丁

則君無得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世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奚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又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說而稱寬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嫉其

謂莫敢言焉耳之不就理固然矣

蘇濬曰重人之黨一用國未有不亡者也人主當斥逐疎遠猶恐不及者何至使援引親黨縱及董推以分據要地賢者退處於篳門老身不用公道不行國事日非爲良可恨矣

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見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爲己用則以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僞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

陳深曰亡國之故覆轍可尋人主莫不規鑑前代興亡善敗之機乃忽意於所以危亡而不知所以安存宜田氏憂見於后而六卿不絕於世也

黄道開曰萬乘有重人千乘亦有左右互言見

得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己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己國即與越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非地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

意耳

傅夏器曰正人指邪人為邪〻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不先知人注〻禦貨入君子之行與左右便嬖昵隱之便說邪得四患良不甚善而主聽之不聽故也

楊道賓曰人主敢[illegible]至於治亂之功多制於近從精潔之行率決於毀譽宜乎而用非所賢所賢

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决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脩士謂脩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脩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智士不重諺以闕文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殖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班謂智士辭班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班能治於亂也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令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智行當以功

非所用也然知人危急故曰惡知人不可以不知矣

史繼偕曰烹阿封即墨本非繩攻而齊国大治甲於當時世未有无能愚汙之從用而因可以為國也

翁正春曰此段俱為奸邪之臣而發危詞激論可為寒心蓋非當重人奸臣之時中心悰切故分別詳而且盡

伐積功（日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驗也伍偶会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声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汙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任廷舉之處官之矣乎）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重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爵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設詭謀以詐誤於主也）故當世

黃鳳翔曰非論當塗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必汙而不避姦此喚醒用黨而使之悟自古未有重人用黨而國治者亦有國亂而重人之用黨能免於患者非此論可謂格言

之重臣。主褻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褻謂行論詐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執故智士恐與同之薰士脩與之欵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漁也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此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弁親也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甲時行曰此宮停理之甚然歷代人主皆然諸子亦有為而法

備內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制於勢分以義合者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前見）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前見）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也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

子抱愛其母者必愛其子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見惡於母者其子必釋其怨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言已身見踈則其不肯脊有齋立之斷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冀君之死欲其子之得立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搯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欲以君死為利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古善御者資於馬則愛馬也越王勾踐愛人勾踐欲報仇而傾身下士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非有骨肉憂戚之情貪利故也故輿人成輿則

許國曰此與孟子擇術之意同

楊道賓曰按篇內分本論父子夫妻骨肉之間詞雖懇切乃人事之變聖賢所不道此段取其章法句法字法俱奇肆故特錄之

欲人之富貴。愛富貴者乘輿故也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不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日月暈乃陰陽之氣昏而內被傷也備其所憎。禍在所愛。言人主之當防備者在己所憎之人而亡之兄禍又在親近所愛之人也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察是非不同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審眾論不同之故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執後之所行以應前之所言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眾事之端相參而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

王荊石曰徭役多則民苦乃名言也天下之弊々權勢之資々

邪無所容其私矣（姦邪即有罪者無蔽則奸邪何所容）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權勢之人得為民復除重役也）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則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鬵之行（借權勢之重逞威以暴虐乎下）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民之冤苦無所告愬）大臣比周（相與為黨）蔽

陳詩道曰此段論人當就所不知以矯其偏法術中頭腦處

袁了凡曰人能于此終悟則補偏續短成為宇宙完人

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内心腹為一而相善外形迹假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人主之聰明為奸邪所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短不足也）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西門豹魏將為鄴令守性躁急一發則不平難全許佩韋以自緩佩韋也）董安于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董安于趙簡子家臣也常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未見失之不緩故佩絃以急自警弦弓弦也緩則緩弱急則警策故取其不可不急也）

支道林曰一在得人二在求助三在法術推原援引有許多談話而句確切

海岳曰凡事任人則諸自用則勞若不知任人則一人之力不足以集事其弊必至于賢才退却而不肯進所謂訑、之声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者是也

故以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在得人）二曰力有所不能舉（在求助）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在法術）故雖有堯之智（堯昔知神）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烏獲古之勇士也力能舉千鈞勁剛強也）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賁孟賁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士力能拔生牛角）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離朱即孟子云離婁古之明目者）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

唐荊川曰此重論勢甚懇切
許海岳曰得此一轉收意尤覺切

閔如霖曰各段隱括文意先陳事迹後貫事實簡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傅毅遂為連珠体則濫觴矣

張之象曰危詞駭人

怒之色（為三者而發喜怒則乖時拂事違物矣）則金石之士離心焉（金石之士忠貞之夫也喜怒不常則離心不貫）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內儲說上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

陳眉公曰此是譏諫後人多祖此

中峯泉曰魯君世美其失季氏世收其政至乎哀公則私公室已四世矣魯之群臣非魯之有甚為所慮者不過為季氏爲私門之使而已豈嘗為國慮也

楊道賓曰紀載雖有畧不同而歸結竟出于一

被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子者乎此譏弥子瑕專擅蔽君之明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舉國既化為一則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為一故問之無益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

刘槩曰此是戰同策士之譚袁了凡曰張儀欲伐齊荊此是貪戰啟彊之習不足論矣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亦采輕說齊楚能兵之見竟未聞有一定成說能傾人之聽者至於言之不可以上亡半為言亦利口變乱者之為君子所不道也

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以齊荊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嫌之

人故亡其半也

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

申瑤泉曰敘事用左傳不如左之簡明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

申嵒泉曰用此結語為案斷

褚伯秀曰數段言爭士喜辨而無實用

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歲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外儲說左上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

王荊石曰此論是精神骨髓處文勢甚委曲

王維楨嫁女賣新二喻美其文而迂其質是借客形主之法

楼昉曰先王之道聖人之言不出易平簡淡未嘗工為詞說以傾人之聽墨子之言辯而無用名以衛道適以乱道不至為吾黨所棄如賤女

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言致治有道則優游於廟堂之上如處女之嬌粧自得亦無損于治無行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苟致治無道則身雖勞若憂懼亦無益也

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為櫃以藏其珠薰椒桂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石似玉也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美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忘其實用也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善於辭說而辯論也持馬非馬也及齊稷下之辯者。

還珠者幾何哉

呂吉甫曰虛辭迷人之弊君子當聽言核實

張之象曰射喻虛談則易試之則誰

鄒守益曰人臣虛談以聳上聽之言則工實用則窒人主不察而受其欺士有虛名之榮國無實效之治也哀矣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接形不能謾於一人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不知射之道而妄發矢也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言細微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羿蒙古之善射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言至小而難中也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特之言法度順手理篆也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辯說不顧忌而長其偽也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延壽長生之術也王使人學

李士表曰人主為物人所惑至於迷昏昧罔之甚者多是此類

馬理曰畫莢喻

趙以夫曰盡可照視而不可陳觀如今皮燈終歸無用

三俟曰此以至

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然無理也物人也言人可以不死此乃無道之人而信之又誅未久學者無罪也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急愛也言人莫急於愛身上既不能免死安能使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論齒也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交口相非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為勝耳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亦黑色言不明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以日始出時加其上日光照之則明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言終

喻照出主意

表了九日此段總上兩節作斷案

陳后山曰愈多愈煩愈重愈複愈有味愈不厭妙在曲折

林希逸曰一段關鍵在此

喻無用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不求事之情實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有智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喻虛辭無用之人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曰匠之搆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士有智術者窮無所施也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知治道之人也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黃道開曰嬰說工辯而無實用如塵飯塗羹者甚多

樓昉曰此段真一字淨之

陳詩道曰父子喻相為則相怨庸工喻自為則相和二喻貼人情切事理此人全不迂闊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胾切肉也）然至日晚必歸饟者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慤誠實也）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魏趙韓共分晉地為諸侯故曰三晉）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純任詐力而不慕仁義最後并六國而治強）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簡忽畧也養之簡即不辭之意）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賣庸力作者也用主之耕田以播百穀）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畤者

穆伯秀曰雖切事情然疏淡寡恩汩沒功利真意日良

鄒守益曰此載與左氏少異

范無隱曰子產之勤績右具者春秋左氏引此只敘簡公之弱拙不重子產上可品

須溪曰此敘簡公所親之鋪敘治理歟

百畝為畦陌田畔也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也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越人雖異類而心有以利之則可以和也父子雖至親而心有以害之則離且怨也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周之間荊晉二大國也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外睦四鄰則無侵陵之患故曰閉之遠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事而有自強之策故曰內守固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不憂其危也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之當憂者不一事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國之

引類入
趙汝夫曰申有根本之言

王荊石曰此言人主躬戰伐慕仁義之名而自斃

不修相臣之过也子有職職所事也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成列軍陣已齊整也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涉河未濟而罪車未成擊之又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射禽不重傷不擒二毛擒獸不二也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兩軍未成列不擊鼓以進戰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非義之所在也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后鼓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將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

許海岳曰此言必躬必親之病

張洪陽曰經曰夫不躬[illegible]景公之下車趨昭王之[illegible]也

矣公乃古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此宋公虛慕仁義之名而實受其禍也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躬親耕田以為上服戰鴈行也服習於戰而從行陣之列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欲景公速歸國而無事慢遊也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急駕車而行之也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景公以騶子之御為行之不速乃奪轡而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欲親與理百官之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

呂甫曰造父威分於出彘

林疑德曰王子於期德分於圃池與上二喻非殊可賞

閔如霖曰王良造父不共駕猶田陳成殺不能

何不試習讀法讀法法要刑政之類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人主必躬親庶政而為人臣之所為則心勞矣睡不亦宜乎

外儲說右下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敢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擇馬之所欲芻水之利馬之欲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見圃池馬走過之故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

共琴二喻尤妙駢麗整飭天然

韶芬曰勢不可共威不可分勢共威分則國亂世是名言

操左革而叱咤之革轡車也叱咤罵詈之謂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王良造父共駕無以見其能也田連成竅二人古善琴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二人共琴則巧無所施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權歸於君而不分斯能成治共權安能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上兩喻下兩以正意發之文之妙法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子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林希逸曰田常為圃池

馮敘吉曰深引於期以為下斷案根本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民彼其虐故馬之渴也）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由圃池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令馬忍渴使之服習）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馬渴見池圃而飲之）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徒造父以渴其馬）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中純驅之法度也）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遴逸）出於竇中馬退而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正也（馬驚走雖）

馮叙吉曰復説王良事以為斷案

以害夾制之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猶馬驚於彘而轡不能制也以下斷案故曰子罕為出彘而田成常為園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今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非令而民擅禱乃私愛而無法度也夫愛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明是非亟於少師正此類

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改法度而心循夫民之私愛是法不立。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臘日祭社以報成物之功古礼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言其得民心過於堯舜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主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

世貞曰此人情不可以為世主

吳儔曰凡段甚曲折凡為吏者可自勉於蕪

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一里有正一伍有老以統率之也）二田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言非以吾之有恩為我用以吾勢以威之為吾用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孫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既受魚則必屈已以狗人而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狗乎人必枉於法也）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給取足也）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

傅夏器曰此言賢人必待勢而后行反自詐特且有感慨其岩之勢

鄧子玄曰好文字得心應口處全在文機活動讀此文者便悟

長自給魚此如巳之自為也此二句断公儀休之事而斷明為政者當求諸巳而不可徇人

難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言蛇龍之变化上必資雲霧此資人必待勢而後行也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螾螘勢虽也無所頼籍則神化之物與九庸等者失勢故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此言賢人屈于不肖位卑也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此言不肖服乎賢者位尊也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喻勢位之足恃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

樓昉曰此言勢必待賢人而後用轉下甚婉妙

馬理曰雖然二字甚妙

王荊石曰慎子論在得勢非攺之在任賢之勢為賢人之所乘小人為乘之則昏矣

任賢者也。結轉上意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此言勢必待賢人而后能用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此言賢人必特勢而能用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一轉起下斷案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此言推賢者足以乘勢而行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蟻不能遊也。夫有乘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言桀不肖有其勢斯乱天下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賢者得勢位則能致治不

王荊石曰肖前人所未道妙哉妙哉

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不肖者得勢位自恃勢而亂天下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虎本猛物而付之翼則因勢毒人無所不至矣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不肖人本惡而乘之以勢則為虎之付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喻中字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位非為乱之資顛人之賢不肖何如此一偏之論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

美室曰辨難何等委曲細密不漏前人所未

道妙哉妙哉、

呂吉甫曰提出喻中字眼

文道林曰長篇扶蘇縱橫變化文既肯帶道理亦盡先秦之文如此

康海曰一句結如千鈞

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以馬喻勢位臧獲王良喻人之賢不肖）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提出喻中字眼）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句應王良）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句應臧獲）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慮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只收一句總結前意）

復應之曰（復設難以辨論之）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此下一亦勢必待賢而用之非）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此言勢兼法度而言人之所威天下者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

王元澤曰：設喻通切直便辯敏得到

陳后山曰：此喻轉起，未言有勢，則中主亦可以致之，不恃賢聖。

林希元曰：整齊嚴可，不涉浮漫。

鄒守益曰：西設

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一轉折，更委婉。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言勢亂而人不能使之治。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一句收，結前意。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又一轉折過下，設喻以辨之。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矛矟兩有三角者。楯干也，所以衛身。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歎言矛之利必陷于楯，言楯之堅不利于矛，其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為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上提出，應喻意。此矛楯之說也。

問侯痕

李士表曰末亦要歸于法度使中主守之抱法處勢可以無亂

吳侍曰忽撞一句譬喻

褚伯秀曰量法三句法文勢跌宕與經耳舞撫之執不可羈制奇哉奇哉

夫賢之不相容亦明矣（文一轉折問以辨論）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于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中者中主也）上不及堯舜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立法度以處勢位則無不治）背法去世則亂（言中主也）今廢世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言廢世背法雖堯舜之聖亦不能治況于不肖乎）抱法處世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言抱法處世雖不肖亦治況賢聖乎）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總括一句譬喻繳收上意）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言慶賞刑威隱括度量也）損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

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謂今世也）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遇之則日取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喻古今之勢不同頓法術之用之也）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致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言有法制則可制治）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四句意作一句讀句長字不減者因詘為二）此味非飴蜜也（飴蜜應粱肉美味之意）必苦菜亭歷也（苦菜亭歷惡草也）此則積辨累辭

支道林曰一正一反二柱相形到末

何孟春曰通篇分節雖多是一上反字主從破古今之論賤盈名責實行是至刻至奇之文

袁子九曰兩翁並叙只是一段四文章妙處

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奚謬未及此論也

六反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降未戰而請降也北戰敗而走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方類也私學共道而各立其方類離法非法度所能制法外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牟食之民即歆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當試也以身犯法而試死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赴險殉誠（以身而從曰殉誠慜誠也）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少之不足之意也）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

樓昉曰揔収兩段補足正意

王荊石曰世貴虛名而不覈其實行世之所譽者既不足恩人主亦蔽於俗而禮之賤之罰惡和非賞罰相反彼耕戰有益之民反不趨于姦偽幾何人哉

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利田而食財利之所由生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戇闇也重命畏事重王之命令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挫折也遏止也賊悖亂逆之民也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說之民也讇諂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揔工文而斷之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譽所不當譽毀所不當毀謂之反也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既禮之必有爵祿之加何利也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既賤惡之必有黜戮之及何害也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

高似孫曰譬喻最妙

國之富強。不可淂也。賞罰失宜則人必不服求國之治強央不可淂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弃髮必為之愛。愛弃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無法而以道義相禁則交必有郄矣。郄間隙也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

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言君臣以義合非父子以恩合也

舒芬曰懸法而民不犯之喻

今家者之說人主也皆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所言者皆忠君愛國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明主能察其治妄而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立法制以示之趨立禁令以示之戒也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賞當功罰當罪不可所私也則民要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因能而任之官而賞功罰罪也使士民明焉盡力致使則功罰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致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此二句總結上而斷夫姦必知則備能知人之姦僞則有備而奸不得入

鄒守益曰此皆以情欲論事而不要諸人性之本善亂人也

鄧子玄曰愛不如殺之喻文辭雖善刻薄寡恩宜慎用之

王維禎曰聖人之于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

之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喻姦偽萌于隱微人之所難知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廉恥人固有義礼之心也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無知父母之愛也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法令之行民皆從之如父母之行于子又其萬之倍也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可見愛則令不行不如畏嚴而民畏也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言父母所求于子求其安所易從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言君之求於臣求其所難尽也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

國□□□則矣六強而霸王之業成矣

焉叔向曰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

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言不用恩愛而發法禁也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喻官用威則法行於民畏用恩則法施而民玩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言窮困則莫窮而衣食自足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言佚豫則怠慢而飢寒切身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法亡行也苦而難役而后長享其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言能任法而棄恩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

楊道賓曰破學士輕法之論

褚伯秀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

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非利即害故曰相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非治即亂亂固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無賞罰之法度之施也）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刑寡而懼衆）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禁一奸人而重加其罪而四境皆知所禁而正其邪心）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賞罰而勸衆）又勸一國

申鄧曰：〔illegible〕刑暴〔illegible〕察〔illegible〕勸衆非止為一罪也

許國曰：即刑學灰之說

王元澤曰：設喻輕刑之弊

受賞者甘利（甘者也悅子利也）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又一說難見重刑方可止姦）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以重刑而止姦邪）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姦盡止于民何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敖其罪（民慕其利之大于罪之小則輕忽之）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躓傾跌也）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

林希元曰此喻才足之後尤不可去刑

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設陷阱欺民見而罪之也不足故輕罪者民之垤也人以忽心視之故輕犯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又設難以辦凡民者不可不重刑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加愛于民而刑不用曰輕可以治也此言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故已取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以下又以治家設喻夫賞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言侈泰則亂之基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行暴非重刑不足以禁之見民足亦不可去刑此則財用

諸伯秀曰此循破前足民之說

申時行曰用財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為非

支道林曰當家之愛子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

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于用力，上懦治則肆于為非。上治柔弱不振則民忽之而易于為非財用足為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結一句見人心不古非重刑不足以治之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寶猶重也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為天子為足也。即桀不足于天子喻人心不知足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此正說治民之道適其時事以致財物，勤事以時則財物有所出也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

呂吉甫曰此喻是非賢不肖功罪莫無名無驗空言姜寶曰盡奮矜誣之徒中其論談有經有緯能文能武試之以事則其術疏其辯窮欲知愚智之功任事求功之法不可不務也

閔如霖曰當時游說之士朝秦暮楚遊談縱說[illegible]之間而[illegible]聽

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慈惠之賜私恩小利也此帝王之政也。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盲者無所視喑者不能言也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無術無知識也猶夫喑者不能言也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不肖無財能也猶盲不能視之也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授不以鼎俎而試其力則強弱見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任以事而試其能則人之愚智見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言不足以見用也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身不能任其事

[illegible]不可得已

林希逸曰此篇說立法處甚細密句句精神字字斟酌小心之文

首總[illegible]曰上陳八說之目下詳八說之害末一正一反以利害結之與前六反之論意亦相似

也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炫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瘖盲者不得矣（反轉喻意照應有情）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

爲故人行私（爲有故舊而行一己之私愛）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以爵祿爲重不肯輕身以求仕）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俠猶狹也）離世遁上（離世不出逃遁上之爵祿）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行私恩小惠以求得衆民之心）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難使也（輕祿不仕則民不爲之使也）有行者

劉槩曰韓子一書此其論說不敢比傾害然其立意在計切至能以主養虛隱釋誣之徒故其偏較至於毀賢仁人君子自知其說之謬也

吳壽曰任人須使居勢位繁鬱細密

陳深道曰智士不足於信係集

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事遊俠則官職不得其人）高傲者民不事也剛傲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民君之民也下得民心則君孤立于上也）此八者匠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此八皆飾偽以取虛名有以敗國家之事也）反此八者匠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匠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此一句是總下詳言之）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潔也（非口辯才智者則脩行清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任人而使居勢位）智士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用多其知起人疑惑而不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猶私而急己之欲）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術士者使斷事也脩士

事可也脩士不足於財使善脩可也各因其長

表了九曰明君之道以下又是正說補足上意詞不煩而意明盡

王荊石曰主纖理不取趣距此小心文也

鄒守益曰此與前後數段總不脫功是使能以破虛辭無用之士

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爲絜清其身而不用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愚惛者不足以任事使處治事之官而任其所爲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用智者則君受其欺任脩則君事亂任脩絜者則不足理事而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豪貴法術倒言而跪使倒言反覆也詭譎不正也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察人心術之微而知其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愚者不斷事則事不敗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察人之事然後知人之賢否不可以語智也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爲法矣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

臣維楨曰人有毀陳平於漢祖漢祖以讓魏無知無知曰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顧其策足以安國家利社稷耳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進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是知韓子之旨者

許國曰借言以黜虛辛有氣力光餘

馬理曰吾言匱名無用語詳明而盡不見其重復之病

高似孫曰人主急功利又尊處

下之所察也（謂其為智而能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能盡其辯焉（于智士能察而用之，則智者自盡其能）；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于賢者尊之，則智者得行其說）。

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公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不事耕作而足其養，不出事而声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塞止匹夫之私使而惟重人之有功有勞者），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置法道民而貴文學，則人不信秦）。賞

黄鳳翔曰世道升降民心不古行於古而不行於今者何限如堯舜讓而帝噲之讓而亡故夏商之聖人不傳賢以啓爭以力爭之世循揖讓之軌以立法是猶之而愈煩治

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産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繳轉前意見人主不可急功利而尊虛名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君異器方楯也言搢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鉄銛不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亟于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珧音垚蜃屬銚音挑銚耨刈削之器也以蜃為銚即推輪也上古摩蜃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此一段之大主意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古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

之而変亂也

王荊石曰先以戰喻又以沐喻〻〻中有喻戰喻沐喻皆言害少利〻多

論以諷曰不拾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惑以說民此飾飯之論〻

推政也。言聖人之治因時立政有通權之道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法立而有所難行者權其為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權審其功多害少者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言立法有難易者利害乃其成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死傷者其害小得地者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喻利多害少人見其害而弃之是無術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摩者旋而成圓也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于實者。言有辭拙而急于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無害之言其說不實無益之事不急于用也人之

言石[illegible]下定者明言不受

[illegible]

補

張洪陽曰恩不如法之喻

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求輕重多少於衡石之外則不可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衡轄喻意甚妙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則臣之奸者必知則奸無所容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行邪也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有子者不任于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引起人君施愛不如嚴刑意　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

趙志高曰。言仁義不如法令刑名之影論也

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法明則國之紀綱不紊故無叛亂）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謀計得則國勢強固而無禍害）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心剛強而輕易于誅殺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心剛毅則下有不順者必憎惡之）易誅則妄殺加於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下被其憎者必起怨心）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摠收上意而兩言仁暴之別）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結一句有力）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為餓者得活計也）不能

王荊石曰破學士之空談

王元澤曰言法立則簡易鋪叙簡便明盡

林希逸曰說任法處總也精細明白

由時行曰獨斷之論

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不辟草生粟無以開財之源何以能富

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兩意上喻最是妙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二句言法立則簡易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言人之得失難盡知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愚者無智慮易責以從法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掌君庖者也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以其權屬於宰尹也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于樂正樂官之長也則

張淮陽曰踰威福不自己出則人不畏利不行逾俞音同

瞽工輕君而重于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于寵人言左右寵幸之臣也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托食於國者也言若無位而寄食于国者也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則民之欲不上于君而民不可得于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柄在人臣則君之命令而民不從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上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權不由己則不能作威福以好惡人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

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尊爵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重臣者權臣即前所云重人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褚伯秀曰通篇條盡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名目采

五蠹

上古（上古太古也）之世。人（人是稟天地之氣生而靈於萬物者男人之總名）民（百姓無職位之稱）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少不敵多故不勝也）禽獸蟲（總稱）蛇（虺屬蝮蛇黃黑色毒最烈虺刑短而扁毒亦甚最大者為莽蛇）有聖人作。搆木為巢以避群害。（合木而架之以為棲身之巢使群害皆不得而相侵也）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木實）蓏（蔓生）蚌蛤（蛤蜊）腥（死而有血肉汁也）臊（乾而無）惡（未敗而色臭也）而傷害腹胃。（氣脘也）民多疾病

呂吉甫曰日上古之世叙到殷周只是說到今世見其變之道不可行於夏商世變代更而世則欲行古道於今時乎總其古法不足循知循卿法後王之論是也

陳詳道曰脩古法則循而不過

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燧取火之木也鑽燧取火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資烹調化腥臊也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父禹決瀆瀆謂江黃源公河灵源公淮長源公濟清源公四瀆也中國所以清夯源東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決而排之使歸于海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新聖后世之聖人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脩長也修古太古也意謂聖賢聰明之盡也不則於大古之法不法常行之事惟因其勢之所植而為之備隨時而轉移也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

故謂治約守株待兎之喻

鄒守益曰此等語須皆切事情

王慎中曰李斯二世多稱引此語

林希逸曰非見五蠹之民深言亂國道理明言害不如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

得而身為宋國笑〔引喻形容甚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此非說話皆切事情〕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羮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賤役宮名〕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耕耒之耒〕臿〔耕田器以起土者〕以為民先〔倡而行之以為民先也〕服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

去文字一而以史為師至矣為教皆韓非之詞也而其滴激為尤坑之禍……不知其……也者其父之怪奇高妙則西漢以後不如之遠矣

閔如霖曰兩段事前致嚴刑后散氣力

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言古帝王之以天下相授受者不足為貴而共稱之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言累世乘軒不徒行也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輕易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消故節相遺以水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峯者若水故買人功利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

王荊石曰轉折輕捷議論自峻切事情

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事也以皮幣犬馬珠玉也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說收前意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虞舜之時修礼樂也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夏禹之時動干戈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三句說破古之勢事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言非言辯所能說而止也

張洪陽曰：欲去仁義而存刑罰，皆憤世之詞

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謂使徐魯皆務強其兵力也），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亂世也）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不能適宜，不知時務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秋官刑部也）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此先王之寬緩世所宰而道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

朱之蕃曰以仁義不如威勢一偏之見不數歲而焚書坑儒禍萌於此

末之蕃曰以仁義不如威勢

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效古之行仁而不可以治天下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以法勝民不為乎其位之仁慈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明者固服於勢。寡能懷于義。言民惟畏上之威而不懷上之義也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即庸君世主之意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不臣民者。固服于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人君之勢不得不畏

陳后山曰喻最迫切韓子刑名之說此其最勝矣

王元渼曰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

寫分曰戰國先秦多此喻

服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不勝之勢。刑法以威民民必畏服故曰必勝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者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告也勸也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弗變其恩也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改易其惡而為善也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峻峭陡阻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平曠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

黄道周曰橫跛悖謬而尋常等語李斯數鎰引說二世

李士表曰循此兩行亦可稱小治猶未能窮本終非大成

郭子玄曰此說當世法禁之壞極切時弊

王維禎曰賞貴伐眾舉善之至者當賞其恭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

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跖亦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掇百金必行害也故不掇故明上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信必賞之也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法專一而堅固必行使民知之。故上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輔助也助其賞之所不及也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詳說當時之弊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不見用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施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可廉偶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廉貞之行而忘犯禁

劉須溪曰以前說儒出處又添出俠来袞了九曰一篇數十萬言腹中如萬斛泉源滔滔不竭而縱横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每段一意並不雷同看他譬中有譬喻中有喻天下事勢如此學作長篇者可如此

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多其有勇則民皆習于勇而法不能治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不戰則兵弱不耕則地荒也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功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以虛文亂人主之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諸先王謂后儒之為先王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儒俠皆法之所不容者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不足以致譽也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直身而行無私曲也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奉君之去也而

姜寶曰二段皆喻不可以私行害公法說得痛切精神

支道林曰劉氏去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

由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證父者以君觀之為直臣以父視之為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舉而加之上位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言孝子養父而不盡力于君則背于君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總救上二段而斷其利之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右者蒼頡之作書也又自蒼頡制字說起乃無中生有妙妙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已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見信于上則必任用而受以事也文學習則為民師為民師則

歸于黄老

甲時行曰国貧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奇芬曰民之私行用之公利並重則相反也

鄒守益曰並牽儒俠想戰国遊俠之風尤盛太史公亟稱之

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所敵国公利也而人高人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私劍刺客也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二句總論其要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深求隱僻言人所不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

樓昉曰微妙之言愈讀愈有奇

肉粱肉膏粱肥肉也不務粱肉盖言肌者易為食也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寒者易衣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日用庸行夫婦所則知不用之也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心無所欺則無偽妄之行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田常宋之子産皆弑逆臣也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官多則貞信之士寡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

何孟春曰當時世主喜說士之情如此

袁了凡曰條論士風訊切時事如隔垣而洞五藏

馮叔吉曰復句迫直而徵切

陳后山曰百口號乎一闐闐赴

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整頓其法而不求察察之智）固術而不慕信（慎固其術而不慕硜硜之信）故法不敗而群臣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悅其言之辯論而不求其理之當也）其用於行也美其声而不責其功焉（美其声聞而不責其實效）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於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言者盈廷而無視實用故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岩穴歸祿不受（智仁矣士也退處岩穴隱遁也歸祿辭祿也不受不以為受而取之也）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礼（因民之譽而尊禮之）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商）管（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孫武）吳（吳起）之書家有之

敘亡秦後世數頭安有此安能動人

王荊石曰語意激切

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言可因耕得富雖勞不憚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言因戰而得貴雖危不避也今修文學者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人皆習於文學言談而耕戰之寡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後流禍李斯而為焚書之本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後李斯為先儒之條以吏為師。無私劒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

趙志高曰以前說許多言談之事而後卒歸于從衡

之謂王資（王業所資以興者也）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釁隙也）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而從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蘇秦合六國以攻秦）合眾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張儀連六國以事秦）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持扶持也持國安邦定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獻本國之版籍也）而委效璽而請兵矣（上璽而請罷兵也）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

趙以矢曰言斷未見其利

朱之蕃曰見說縱橫之害

成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效大未必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分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人臣以地事強國則受厚祿而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矰繳之說（所以取鳥者以生絲係矢而射流而取之也喻人臣以假托之言探取其君之意也）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外事強國也）大可以王小可以安矣

湯賓尹曰此言此強之策可強同

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弱難必危難施為計也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言所資者大易成功也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亂之資異也。以秦之治而燕之亂所資之勢易也故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衛不期年而東周滅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賞罰必信也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

許國曰民之務戰求得者國之賞罰不及而公法不行也

楊升菴曰通民是正說治國之政及獎政之害

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道由也由從横之事也）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勳臣以馬上得功者故曰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官舍古者設官分職以治事不可無室故內置者卿寺監外列百師庶府莫不各有所治之也）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居要地有權勢者也）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民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

孝道林曰強国之道在于農戰欲責農戰在於賤末作毋使姦貨者賈得以積貨賂而假官爵
范無隱曰此詳五蠹之實
鄧守之曰學者稱先王之道仮於言詞而不當於實用此等之人為王道之蠹
孫伯秀曰到此方說五蠹名目
呂吉甫曰五蠹之政又事有五也

世近習之請行又說近習之弊則官爵可買。則工商不卑也矣商工有財得以買官則不卑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口称先王之道以籍托于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忘社稷之利此從言之士有害于國家也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司天監置立春夏秋冬中正五官之禁此俠士有害於国太也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沸靡之財謂溫費也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蠹害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

刘槩曰通言古學不足據空言不足信

郜子玄曰先秦之文明白敷暢溫瀰有如此篇者漸趨豪雋馬遷則奇怪百出矣

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反言總行上意）

顯學

世之顯學（顯學之士積文學而有功者也韓文所謂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是也）儒墨也儒之所至（至極也謂造詣之不可及也）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之學乎（言古事無定不可行也）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

王元澤曰寬則寵名譽之人

姜寶曰曲折往復引事設譬說盡事情字字精神非胸襟開闊困事透徹如此不可下筆

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言空談無驗不可用也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古者遼矣無所參考憑信而必其成迹者自用之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不能審度而信用之而取據于逸者飾詐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明據先王而不能必非誣而何必定堯舜而無參驗非愚而何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弗受謂不見用於世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禮者寵而用之也儒者破家破家隨家之有無也而葬。服喪三年。大毀大毀謂哀羸之極形存骨立也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墨者以薄為道是儒之是則非其儉侈亦侈也是

吳偉曰是非並蓄無權是人主不明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故有此患

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儉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見墨之儉則非其侈矣侈俗也）今孝侈後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其議論正大不被留于人也）行曲則違於臧獲。（甘反而曲則臧獲之小賤得以違之）行直則怒於諸侯。（行反而剛則諸侯之尊貴可以震怒之）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和以處衆也）取不隨仇。（不念舊惡也）不羞囹圄。（哀恤監禁之人）見侮不辱。（犯而不校也）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漆雕之性剛毅見宋榮之寬則非其姑息）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宋榮之性寬大見漆雕之廉則將非其暴矣）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襍反之辭爭。（爭如爭道而馳之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襍反之學不

王維禎曰說此民間一段至事論理近人情

甲特行曰此段根是后段所云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二句俱是切時議論

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物類且然，而況人主聽雜繆之詞，則邪足以勝正，勢必至於亂矣。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聽言既不辨其雜繆而措之治人，又必到置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推其有餘以周貧乏也。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無豐年之可以多儉，無富人之可以旁藉，而緇旅生殖，當言自給者，非力作則節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上有虛世俱無，而家自給窮不足於用者，非用奢侈則必其與其業也。日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危邦不入，不處軍旅，亂邦不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不以天下動其心，世主必從而

閔如霖曰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劉須溪曰寬則寵名高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一篇主意在此數句

禮之貴其知於不入不處而貴其見幾之智而高其行於不利天下而高其廉介之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國之賦稅出於耕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豪俠不群執操不侵硜硜自守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有怨必報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鬭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胄勇敢之士也所養者非所用所用

劉須溪曰此言聽與用相反

何孟春曰引其言空談不可用

王鳳翔曰古儒者之說人主不治而語已治之言今之所以為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而儒者飾詞曰聽吾言則可以覇王人主不知而任之華下之患長平之禍

者非所養也此四句一篇之大主意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而官用其身。其言之當理而是也則官而用之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相與而久處也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魏昭王秦攻燕梁魏敗於華下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趙用趙括為馬服君子之子遂為秦

其用以至矣

趙瑆曰聽虛言無參驗之喩

東海曰韓子引繩墨之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

馬理曰喩浮談無實用

錢福曰並設二喩如操刀動

白起所破坑卒於長平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言區治善則不能以必成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指上子羽宰予而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外衆戎也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木偶人也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與磐同粟無所出國不富

林獨疑日本李斯嘗稱夬以蹈二世

然日息不如前

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徒有空言無實用國不富也

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言義不足以服民也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言威足以服人也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見臣服於人也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言慈仁不足以禁暴也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奉吾之法而為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

王荊石曰喻仁義性生不可學而能

湯賓尹曰諭仁義必假脩飾我國之學如此

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
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
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
民（賞罰不用而恃民之自為善也）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
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
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身出於命）
（莫之致而自至）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性命人之
所不能為也以智壽之說求悅人主）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
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
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

許國曰諭世主虛談不可用

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賞罰法度治之助也明主必急之而緩其智壽之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今之所為治賞罰法度也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言皆虛誕無實用也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儒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伊管雖賢無所用其於治之術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

李子士表曰此喻民智不及不可從愚也

袁了凡韓子論治用在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求人任賢

用前上意以接下起喻意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瘡不治則腹痛也不揊痤則寖益。謂癰也揊威溢潰之披揊也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腹痛者小苦而去疾乃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產也，而以上為酷。殘暴而不仁也脩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謂度嚴而甚俱也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古者境內為境農隙以講武事闘士事并力疾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聖哲通明也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歌以擊禹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

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順民之所欲也皆亂之端

與為治也。

錢滄曰師出必以律方為有制之兵制不先定則士之耳目莫知所循豪亂而不整矣

虞集曰宋祖伐太原城未下殿前都虞侯寄寧取死士卒百餘人叩頭頸城先登以盡死力太祖曰汝等皆吾宿衛之士以備時敵吾寧不得太原不忍遣汝等於鋒鏑之下

制談

尉繚子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鬬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鬬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而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内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

聞鳴鼓先登非爲分鬥士不能也

舒芬曰古者統兵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故曰萬人一將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所係也

陸昉曰必死與必生不侔故一人奮死可以當十十可以當百百可以當千千可以當萬萬可以取天下矣

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一人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

嘗以吉曰王翦
□非二十萬
□不可白起伐
趙亦用二十萬
趙乃以四十萬
敗於長平
傳直解曰便器
用足矛戟弓矢
之類務其精緻
武勇是多力國
士之儔兵法器
械不利以卒予
敵士不武勇以
將予敵二者兵
家尤為要也

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駃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

袁宗道曰此論用兵任自適其強之道在農戰農則蓄積多而軍旅之費有所出戰則服習殊而捍外之際不能收區區於諸國之助不足有濟也

劉子玄曰道勝足不戰而屈人之兵如諸葛亮分兵屯田撤賞魏司馬懿卒受巾幗之辱是也

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内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賢者也不能内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戰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心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

功乃還。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非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鬭，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人率民必

戰[illegible]孫武諸人皆能之

王維禎曰令貴審貴信故士卒[illegible]有所特為而不[illegible]敵二若數變更則上多疑令士心不固矣

王慎中曰士數變易則[illegible]牽于數變易則失其從違哉令數變易則疑其衆心衆心疑式士信拂導悖其致

兆獲勝權矣

錢福曰孟氏告梁惠王以致王不過省刑薄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以禮信親愛立說都是根本要務之論不可以諸子棄之

羅大經曰三代以下用兵但張如此又安有堅城銳陣足抗其鋒耶

[illegible]谷曰兵之務[illegible]止五者[illegible]者足以盡其[illegible]

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以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illegible]

張昭曰前論逆
上下心可謂所
也九務此復詳論
兵之要多委積
厚賞祿并專用
兵一一依此以
動以靜料敵制
勝何往不可

不選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鬭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馬汲曰吳起用兵與士卒分勞苦同寢食田單身操履鋒為士卒倡自古有能之將能使士卒用命將三軍若將一人者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故也

攻權

楊道賓曰此篇立意措詞當與孫子十三篇相次真是卓識蓋不可及

林希元曰將帥為心士卒為支節且句法新鍊對仗甚工萬古不磨之論

葉重華曰士卒畏敵故動輒降北善戰者能使士卒用命畏我而不畏敵故以戰則勝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也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病陵之兵。無足與鬬。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

鄒泉益曰兵有守守之有爲客爲主善用兵者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下故以守權立論

王真卿曰滕文欲握強而事孟子告以鑿池築城而効守之國之法修城池足食足兵大略無出此者

守權

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停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瘠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守之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救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

雲集曰守陴弟兵勢所必至歷觀前史守孤城之狀莫不如此今人慘惻

羅大經曰此又於不可守之中求一生活之計畢竟是難于濟事

劉寅曰兵者所以誅暴禁亂義兵自無道之國所謂民天兵

不敵城盡資血城者。期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者。並於前。么麼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武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

所加不得已而臨之

樓昉曰湯之伐桀武之伐紂只是誅其元兇巨城之日市不易肆道不嚴旅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有以也

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勢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

馮叔吉曰將師之交兵之將提枹鼓立轅門鳴鼓譯擁主視之以為進退發之死生國之存亡莫不係之自古有重將而无威君者是隆其任故也

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柰何無重將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

傅夏器曰衆兵所向无有敵者紂師億万武王以示士三百殺之於牧野紂卒倒戈者是仁不可為衆也

楊道賓曰兵法指紂亡之日謂之疾日然紂以甲子乎武王以甲子與孤虛旺相之說皆非也

林希元曰水或逆行或横流其震怒至于滔天懷山倒海取以喻兵極富

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旋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主于後，無敵于前。一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以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

黃氏謝曰此歸惡於人事微切修事當為今古不磨之論

袁宗道曰吳起與兵與士卒同其甘苦均勞逸在軍中與食者食而役者役食其糟為士卒吮疽自古御軍之吳起其最受撫士卒者

御注曰將者三軍之司命非一劍之任直知為將之体

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刄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

王直中曰三尺法王者与天下共之法一輕一重則民无所措手足後患世用法深酷平若多後患深者獲功名甚至產婚姻姬者則嫉之故有飽食暖衣之民无啼飢號寒之民有務本善治之民无搶奪爭奪之民天下一家海內順治

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宛囚于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無勸情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飢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飢其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十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與爭

故備由矣

閔如霽曰有盛世順治氣象見人君當令人治本

馮叔吉曰此段愈加卓越離切當為古今名言

傅夏器曰掃本返源之論

楊道賓曰結語括起前意

林希元曰黄帝之刑德非時日

奪之患起矣。横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無私

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

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于一道，則欲心去，争奪

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懐遠。外無天下之難。内無暴乱之事。

治之至也。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説者曰：百里之海

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

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

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

之所謂形德術家多借誣之

黃鳳翔曰指人事以勝時日此論極當即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說可謂知所輕重

陳后山曰獄多逮繫則无辜濫及宜得以賄出入其間遂冗附会因沿成風[illegible]人肆行良民[illegible]禍之慘可[illegible]言耶

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

羅大經曰民之本務在于耕織男耕女織各務其業又一衣食足礼義以浸廢不立奢侈成風競為淫巧奇技以相高民始有飢寒之患故曰雕文刻鏤傷農事也錦繡纂組害女工也農事傷女工害則飢之本寒之原飢寒並至然而不為暴乱者未之有也

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能省臣以為危也

治本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男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上無肥境人君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昏水為絕

袁了凡曰武王勝紂是義兵不戰足以勝人豈係於陳之合天官與否也

王維禎曰末把黃帝來收結回護有力

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以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一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番 圈點

洪興祖曰古人引引騷未有言巠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巠耳非屈原意也

屈子

離騷經 凡二千四百二十四字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

王守仁云離騷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鳥獸別為一類不可偏屬余取其惻怛深至者思沉音則於詩文無所不屬耳

弇州云人以覽之令人裴回循咀且最再反之沈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

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

紉音人索也續

楚謂之紉

刘知戊曰作首自[illegible]出于甲古[illegible]苣[illegible]氏族下列[illegible]先述厥生[illegible]名字自敘厥次歸吳基于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至馬遷揚雄班固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鐘嶸曰曼歌曰爵聞乎予心楚淫曰名予曰正則雖詩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

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加其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滕隍蠙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祖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朕皇考曰伯庸。父死稱考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方攝提格孟始也貞上也于於已正月為陬惟庚寅吾以降。庚寅日也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于天養物均調者莫神于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己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紛吾既有此四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言已之主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江離芷皆香草名也紉秋蘭以

阰音琵山在楚南

洪興祖曰史記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為字誤矣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

洪興祖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

為佩紉索也蘭香草也佩飾也言己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也汩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汩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而老耄也朝搴阰之木蘭兮搴取也阰山名夕攬中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生于冬而不死者曰宿莽言己旦起陞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美人謂懷王也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盛之時修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修先王之法德者也乘騏驥以馳騁兮駿馬一日可至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矣來吾道夫先路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前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也昔禹湯文王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衆芳喻羣賢也雜申椒與菌桂兮椒香木也

茝 無ノ應作茝音䓜又與芷通音義皆同爾雅芎藭苗也一名蘼蕪博雅山茝蔚香藁本也



叅之孫 稱荃為 馮覲曰歷叙荃此方說出被讒何婉而切也然于荃必無怨言

其芳小重之乃香茵蕙也豈維紉夫蕙茝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言堯舜所以能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暇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戒君也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妒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其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基業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荃不揆余之中情兮荃香草以喻君也反信讒而齌怒言懷王不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我也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靈脩喻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以告語神明使平正

又見其怨誹而不亂矣

洪興祖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一本有此二句王逸无注至下句羌內怨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句後人所增耳

滋音栽

畹音宛

之唯用懷王之故盡自款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別離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眾香循仁義勤身勉力朝暮不倦也畦留夷與揭車兮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雜杜衡與芳芷芳芷香草名也言已積累眾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言已種植眾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饗其功以言君亦宜蓄養眾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言已所種眾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于我乎哀惜眾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眾賢志士失其所也眾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

騖亡[illegible]
茝音芷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
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
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老冉冉其將至兮七十曰老冉冉行貌恐脩名之不
立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之恐修行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蘂動以香靜自潤
澤也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顑頷不飽貌言己飲食清絜誠欵使
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須不顑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
荔之落蘂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墜也蘂實也言己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
忠信不為華餝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己
行雖據復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命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謇吾法夫前脩兮

洪興祖曰屈原死于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于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懟而自沈也反離騷曰棄由聃之所珍擗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

王世貞云此言人之嫉妬已忠與之同朝□嫉也

非世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雖不周周合也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人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意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夫修謂懷王也終不察夫民心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用心浩蕩驕敖恣慾無有思慮終不察省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相傾危也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言衆女疾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中正言已淫邪不可任用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偭背也圓曰規

洪興祖曰夕離騷云和被嫭之嫉妒兮何必楊不以乎屑此亦班孟益有推之以為不日物已之意夫治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汁原何耶

袁宗道曰言始非不察而輕犯

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方圓必不堅固敗才水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亂造必亂改治危君国也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言人臣不偱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于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忳忳而自念中心鬱悒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

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邪淫之態）

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言忠正之士執分守節前世固然比干伯夷是也）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忠佞不相為用）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佇立貌也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義我放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也）

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之也）

步余馬於

已患不如回車反道而遁去以修吾初服也

習孔教云言雖故道去而循求能填忘斯世復周遊四方無二遇賢君也

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士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之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歸重遇禍故將去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參差衆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于衆人之服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雖兼會在于已所謂其道行則兼善天下也不用則獨善其身也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言已欲進忠信以輔君而事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遊目反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言已雖欲之四方荒遠整飭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也忠信勤勤而諭明終不以遠故解其行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

朱熹曰自悔相道至可懲又詠上文伏清白以死直之意而下為女須詈予起也

嬃音須　嬋音娶

洪興祖曰觀女須之意蓋欲原為甯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靳尚也而王逸謂女須罵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誤矣

薋音資　菉音錄

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予心之可懲。女須之嬋媛兮女須屈原如也嬋媛猶牽引也申申其詈余申申重也言女須見己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曰鮌婞直以亡身兮曰女須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很也終然殀乎羽之野女須比屈原於鮌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女須數諫屈原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有此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于世也薋菉葹以盈室兮薋菉葹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判獨離而不服女須言衆人皆佩薋菉枲已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棄也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余聽世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言己所言皆依前依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作此詞也濟沅湘

陳深曰以下告重華之詞也

敶古陳字

朱熹曰此為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也

唐順之云太康以後皆恭君禹湯以後皆賢君自傷生不逢時不值賢君而值恭君也

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于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敶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要說以自開悟也啓九辯與九歌兮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纘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序次而可歌也夏康太康也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言夏王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乎閭巷失尊位也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乎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澆身被於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彊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乎顛隕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

上□講曰閒中既之違兮指王之悟以楚君之闇而猶曰指上盡為手以勢舉之耶今為誠之德故曰莫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子之意也

阽音鹽

枘音芮

辛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仗黃鉞行天伐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以淫虐傳與文王也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此天下而為萬民之主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也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樂而不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言工不量度其金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辜過而身殆矣自前世修名之人以

洪興祖曰之已所以陳詞今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又離騷云吾馳江潭之汎濫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志重華之不不察余與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

陳深曰經涉山川役使百神望舒飛廉雷師飄風雲霓皆言其為之擁護以見儀衛

魯音增

獲菹醢龍逢梅伯等人是也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時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言已上觀禹湯文王修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而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憂思也

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在行遊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群小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蒼梧舜之所葬也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也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

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諭之瑣門鏤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君之省闥以須政教而日忽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

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也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山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不用欲令日御案節徐行望日勿入山且勿附迫近冀及盛時遇賢

路曼曼其

之盛

令平聲 崦音淹

張鳳翼曰以上望舒飛廉鸞皇帝師但言神靈為之擁護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註牽合見己諷風雲霓為小人然則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若大旱之望雲霓亦皆象小人耳

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遍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浴處也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

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聊逍遙以相羊言己總結日轡恐不能遇年時牽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待君命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也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后以告百姓

鸞皇為余前戒兮鸞俊鳥皇雌鳳也以喻仁智之士也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興于君言己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惰告我嚴裝未具

吾令鳳皇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回風為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衆帥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也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己使鳳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叫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率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紛總總其離

曖音愛
罷音疲

劉次莊曰蘭喻君子言其處于深林幽澗之中而芬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辭云云

緤音洩

此復托言求神女虙妃

詒音貽

合兮。斑陸離其上下。言已遊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僔〻咎、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也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閶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故使我不得入也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言時闇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而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則不死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山名也在崑崙之上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也車繫馬而渭止也白水潔淨閬風清明言已修清白之閭不解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也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言已行猶巻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相視也詒遺也言已既修行仁義冀得同志願以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

緯音衛
繣音劃
娀音嵩

遺之與俱事君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豐隆雷師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喻隱士言我令雷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心力也　解佩纕以結言兮。纕佩帶也　吾令蹇脩以為理。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也言己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緯繣乖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詭人復相聚也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絶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言宓妃躰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敖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有事君之意也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敖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違去也相棄而更求賢良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有娀國名

王世貞云此復托詞求有娀女簡狄以諭自賢也

此復托詞欲求二姚

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諭真賢也言已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言已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氏之先我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娀簡狄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人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姚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効少康留而不去又恐讒人媒世鈍故導言平居不能深固復使同後也

洪興祖曰懷王
不明故曰哲王
首句明其之也
太史公所謂與
孝居之一作俗
之一改也錢杲
孫操云占罪
詠于天王哭
亦此意
此復托詞求
靈芬以占其
所適

藑音瓊
筳音廷
篿音專

朱熹曰何所獨
无芳草即上豈
惟是其有女之

溷濁而嫉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言居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不能覺悟善惡之情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而去也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吝晋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也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事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而可止乎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也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屈原答靈氛曰當世人居皆闇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精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也

意又申言之而勉其行也

王守仁云世幽昧而莫能察以下乃原自念之詞

要音腰 珵音呈 幃音暉 糈音所 翳音猛

此伏托詞要巫咸而占吉凶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国猶獨異也户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言楚国户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賢良而不肯近之也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珵美玉也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王之美惡乎蘇糞壤以充幃香囊兮謂申椒其不芳言近小人而遠君子者也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凶吉之事也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言巫咸將巳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巳之志也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皇皇天也剡剡光貌告我當去就吉善也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容賢臣與巳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湯禹儼而求合兮

咎音皋 繇音陶
調叶音同
媒音枚
鵜音題 鴂音决
薆音愛
此下皆倘易自況
洪興祖曰上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乎文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甲椒之

摯咎繇而能調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乎行媒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之賢之遭遇也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以諭讒言先王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薆然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眾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僞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已矣豈其有他

别子蘭讓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俱化矣　朱熹曰世亂俗薄上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于當世故中才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止此者又无有如好修之爲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爲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而重惜之意也　慆音陷

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言士民所以變直爲曲者以上不好用忠信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俗諂佞苟欲列于大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言子椒爲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言子蘭子椒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言覩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廷衆臣而不爲佞媚以容其身也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言己內行忠正外假衆香此誠可貴重不意所居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菲而難和調度以自

張銑集注此言蘭□貞人之昭節者舊注直以為指子蘭子椒於則下文揭車江離又誰指邪

朱熹曰上既蘭椒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羨瓊之佩又以為言者蓋彼且并其美之實以從俗此則并其美之利以狥道事固不同也故彼雖苟得一時之勢而惡名不藏此雖失其一時之利而芬芳久存二者之間正有志

姱兮。聊浮遊而求女。言我須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遊以求同志也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言我須及年德方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託詞又欲遠行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脩兮精瓊靡以為粻將行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粮食飯飲香絜冀以延年壽也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己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言己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其同志也

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言己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黨群鳴玉鸞之啾啾有節度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至乎西極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言己動順天道則鳳皇來

者所當明辨而勇决也
洪興祖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則曰靈氛者初宜疑靈氛之言伏要巫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illegible]音[illegible] 餦音張 邅纏去聲

隨我車轂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高遠莫能及也踰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不周山名言己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之同志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己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言己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委委又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雲雨能潤施於萬物也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illegible]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追及[illegible]

王逸謂屈原假為此行而終無託司飛上下而李支于楚焉亦仁之至而義之盡也

蜷音拳

洪興祖曰辭終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伸更作賦也

而舞韶兮。九歌禹樂也韶舜樂也聊假日以媮樂。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戲媮樂而已也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己雖涉崑崙過不周山渡西海舞九韶陞大庭據光耀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悲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下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詞憤懣極意陳詞或錯文采紛華然後摠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哉者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窺其戶闃其無人屈原言已矣哉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己己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illegible]

漁父

朱熹曰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　葛立方曰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　何孟春曰昔者紂為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其曆數不知甲子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亦辭以醉箕子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唫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眾貪鄙也我獨清，已忠良也眾人皆醉我獨醒。廉自守也是以見放。棄草野也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不困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隨俗方圓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同其風也而揚其波？與沉浮也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從其俗也而歠其釃？食其祿也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拂塵坌也新浴者必振衣。汰去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塵也寧赴湘流，自沉淵也塟于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

非夫漁父所謂聖人者歟抑其乎所謂佯狂者歟

清兮。喻世昭明可以濯吾纓。沐浴升朝廷也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闇可以濯吾足。宜隱遁去也遂去不復與言。合道真也

朱熹曰此篇又用賦而無他喻託其言明切最為易曉而其言舍恚造怨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為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肬音尤　儇許緣反

惜誦此章言己忠信事君可質於明神而為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采衆善自處而已

惜誦以致愍兮。惜貪也言己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口至於身以疲病而不忘發憤以抒情。身雖疲病猶憤懣作此詞賦陳列其利害渫己情思以風諫君也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五帝謂五方神也言己復命五方之帝分明言是與非也戒六神與嚮服。六神謂六宗之神也言願令六宗之神對聽己言事可行與否也俾山川以備御兮。俾使也御侍也命咎繇使聽直。咎繇聖人也言己願復令山川之神備列而處使御知己志又使聖人咎繇聽我之言忠直與否也天神明照人心聖人達人情故屈原動以聖神自證明也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群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言己吐口陳辭言與行合誠可循迹情貌相副內外若一終不變易也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而不遠。言君相臣動作應對察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證驗之迹近取

諂身而不遠也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言在位之臣營私為家己獨先君後身其義相反故為衆人所仇怨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言己專心思欲竭忠情以安于君無有他志不與衆同趣為所怨讎欲殺己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專壹忠信以事君雖為衆人所惡志不猶豫頓君心不可保知易傾移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言己憂國念君忽忘身之賤貧猶願自竭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言己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心而不見用意中迷惑不知得寵遇之門戶當何由之也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群以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咍。言己行度不合於俗身以巔墜又為人之所笑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言己遇亂君而被罪過終不可復解釋而說也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傺住也楚人謂失志悵然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

瞀音茂
侘音賒
虀音躋

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言已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詒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已志無道路也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言衆人無知已之情思念君惑亂故中悶瞀之忳忳。憂心煩悶忳忳然無所舒也重侘傺悵然失意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言厲神為屈原占之言人夢登天無以渡猶欲事君而無其路也但有勞極心志終無輔佐終危獨以離異兮。言已行忠直身終危殆與衆人異之故也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羹者而吹虀兮。何不變此志也。歡羹熱恐而吹之易改移也欲釋階而登天兮。人欲上天而釋其階知其無由登也以言我事君而釋忠信亦知終無以自通也猶有曩之態也。言欲使已變節而從俗猶鄉者欲釋階登天之態也言已所不能履行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言見衆人易移意中驚駭遂離已心同獨行忠直身無伴侶特立於世也

洪興祖曰申生之孝不免僞父子之義鯀積用功成殛于羽山然直卒以自比者申生之用心善矣而不見知于君父其事有相似者鯀以婞直亡身知剛而不知義亦屈子之所戒也　婞音悻

馮覲曰上則矰弋下則張網欲儃佪則重患欲高遠則謹君然則何適而可哉　矰音增　辟音闢

極而異路兮。言衆人同款極志事君顛忠佞之行異道殊趨也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鯀堯臣也言鯀行婞狠勁直自恣目用不知厭足故殛之羽山治水功呂不成也屈原履行忠直終不回曲猶鯀婞狠終獲罪罰也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則成良醫乃自知其疾吾被放棄乃信知讒佞為忠直之害也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上有罥繳弋射之機下有張施罻羅之網飛鳥走獸動而遇害喻君法繁多百姓動觸形罪也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言君法繁多佞人復設張峻法以娛樂君欲側身竄首無所藏匿也欲儃佪以干傺兮。言已意欲低佪留待於君求其善意恐終不用悵然立性恐重患而離尤。恐重得患禍逢罪過也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忠而不忍。言已意欲變節易操橫行失道而從佞偽心堅於石不忍為也

背膺牉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言不忍變心從行則憂思鬱結胸背分裂心中交引而隱痛也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為糧。己雖被放逐而藝蒔于山澤猶重藝蘭蕙和糅眾芳為粮食飲有節修善不倦也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糗精也言己乃種江離蒔香菊采之為糧以供春日之食也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言我脩善不懈恐君不深照己之情故復重深陳飲食絜以自著明也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言己舉此眾善可以事君則願私居遠處唯重思而察之也

馮覲曰此章渡江湘乘鄂渚入平蒼蒼叢薄之中而不歎闇于人也

璐音路

朱熹曰此章多以余吾並稱評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

張之象曰屈原楚而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偕為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夏為夷矣

欸音哀

涉江此章言已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嘆小人在位君子遇害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言已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言已內修忠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截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被明月兮珮寶璐在背曰被寶璐美玉言背被明月之珠腰珮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也世溷濁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任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瑤玉也圃園也言已想侍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偕疾害忠貞乃曰哀哉南夷無知我賢也旦余濟乎江湘言已放去以明旦之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言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嘆中心憂思也步余馬兮山皋

張之象曰長句中間以短句

榜音謗

溆音序

猨音袁

垠音銀

邸余車兮方林。言我馬強壯行於山高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己才德方壯誠可任用舍於草野亦無所施也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言己始去乘舲船之舩而上沅相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海之中也舩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言士衆雖同力引櫂舩猶不進隨水回流使己疑惑有還意也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言己乃從枉陼宿辰陽自傷去國益遠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言己思念楚國雖循江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非賢上之道徑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良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群下專擅施恩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賢人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而滿盈朝廷也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

臝音裸

涯溪曰：忠良誅戮，前世固然。屈子之見遠矣。余何悔。彼彭咸而死乎？屈不敢以夫差殺紂待其君矣。離騷經云：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屈子用意蓋如此。

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作狂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裸裎，効夷狄也。言屈原自傷不容于世，引此隱者以自慰也。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以自殺。後越竟滅吳，故言逢殃。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不猶豫而狐疑也。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也。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鸞鳳，俊鳥也。有聖德君則來，無德則去，以興賢臣難進易退也。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燕雀烏鵲，多口妄鳴，以喻讒佞。言楚王愚闇，不親仁賢而近讒佞也。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林薄之中，猶言最賢明君子棄之山野，使之顛墜也。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腥臊，臭也。御，用也。薄，附也。言不識味者並甘臭惡，不知乎人者信任讒佞，故忠信之士不得附近而放也。陰陽易位，時不當兮。言楚王惑蔽，權臣將代，君與之易位，自傷不遇明時而當暗世。懷信侘傺，忽乎

吾將行兮。言已懷忠信不合于衆故悵然佇立忽忘居止將遂遠行之他方也

怊音超

楸音秋

蹠音隻

哀郢 此章言己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讒佞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言皇天不純一其施以渴物大傷人君不純百姓震動以觸罪也

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遷。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己正仲春陽陽會時徙我東行遂與室家相失也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鼂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清明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之焉極。言己始發郢都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有窮極之時

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言己去乘船士卒齊舉楫櫂低佪容與咸有還意自傷卒去而不得再思于君也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顧望楚都見其大道長樹悲而太息涕下淫淫如雨霰也

過夏首而西浮兮，夏首夏水口也舡獨流為浮也顧龍門而不見。龍門楚東門也

心嬋媛而傷懷兮，嬋媛猶牽引也眇不知其所蹠。眇遠也蹠踐也

絓音畫

淼音眇

遠視眇然足不知所當践也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洋洋無所歸也言己憂不知所践則聽船順風遂洋洋遠客而無所歸也凌陽侯之氾濫兮陽侯大波之神忽翱翔之焉薄。言己遂復乘大波而遊忽然無所止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蹇產詰屈也言己乘船蹈波愁而恐懼則心肝懸結思念結屈而不可解釋也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遠離無祖之宅舍也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精神夢遊還故居也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背水鄉家念親舊也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想見君闕與廊廟也水中高者為墳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意欲騁馳消安極也淼南渡之焉如。淼瀰頭望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丘兮懷王信用讒佞國將危亡曾不知其所居宮殿當為墟也孰兩東門之可蕪。孰誰蕪逋也言郢城兩東門非先王所作邪何使逋廢而

詁

楸音秋

哀郢此章言已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讒佞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言皇天不純一其施則萬物大傷人君不純百姓震動以罹罪也。

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遷。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己正仲春陽會時徙我東行遂與室家相失也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鼂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清明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之焉極。言己始發郢都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有窮極之時

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言己去乘船士卒齊舉楫櫂低佪容與咸有還意自傷卒去而不得再思于君也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顧望楚都見其大道長樹悲而太息涕下淫淫如雨霰也

過夏首而西浮兮。夏首夏水口也舡獨流為浮也顧龍門而不見。龍門楚東門也

心嬋媛而傷懷兮。嬋媛猶牽引也眇不知其所蹠。眇遠也蹠踐也

絓音畫

淼音眇

遠視眇然足不知所當踐也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洋洋無所歸也言己憂不知所踐則聽船順風遂洋洋遠客而無所歸也凌陽侯之汜濫兮。陽侯大波之神忽翱翔之焉薄。言己遂復乘大波而遊忽然無所止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蹇產詰屈也言己乘船蹈波愁而恐懼則心肝懸結思念結屈而不可解釋也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遠離先祖之宅舍也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精神夢遊還故居也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背水鄉家念親屬也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想見君闕與廟朝也水中高者為墳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意欲騰馳道安極也淼南渡之焉如。淼濱頫望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丘兮懷王信用讒佞國將危亡曾不知其所居宮殿當為墟也孰兩東門之可蕪。孰誰蕪逋也言郢城兩東門非先王所作耶何使逋廢而

王守仁曰此下諸篇用字用句先儒多不能解

王世貞曰憍矜也莊子虛憍而盛氣貌亦姱好也言君自多其言態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作怒也

抽思

心鬱ゝ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心中詰屈如連環也曼遭夜之方長憂不能眠時難曉也悲乎風之動容兮言風起而草木之類搖動君令下而百姓之化行也何回極之浮浮懷王為回邪之政不合道也則其化流行群下皆化也數惟蓀之多怒兮蓀香草也以喻君傷余心之懮懮懮痛貌也言惟思君行紀數其過又多忿怒無辜受罰故我心憂ゝ而傷也頓搖起而橫奔兮言已見君妄怒無辜而受罰則欲搖動而介走覽民尤以自鎮尤過也鎮止也言已覽觀衆民多無過惡而被刑非独己身故自鎮止而慰己也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舉與懷王夫覽照也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信用讒人更孤疑也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握持宅玩以侮余也覽余以其修姱陳列好色以示我已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

袁宗道曰切人不媚言懇切之人不能軟媚君或朱怒而衆已病之盡惡其傷已也

朱熹曰善不由外來四語明白親切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詞賦讚之

洪興祖曰此章有少歌有倡有亂少歌之不足則又發其意而為倡獨倡而無和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為[illegible]

而造怒（責其非職語橫暴也）願承閒而自察兮（思待清晏自解說也）心震悼而不敢兮悲夷猶而冀進兮（意懷猶豫）心怛傷之憺憺（肝膽部破血凝滯也）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君耳不聽若風過也）固切人之不媚兮（琢羑群佞具憎惡也）衆果以我為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論說政治道明白也）豈不至今其庸亡（文辭尚在可求索也）何毒藥之謇謇兮（忠信不美如毒藥也）願蓀美之可完（想君德可興復也）望三五以為像兮（三王五伯可修法也）指彭咸以為儀（彭賢清白我式之也）夫何極而不至兮（盡心修善復官爵也）故遠聞而難虧（功名布流長不滅也）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空耕滿田無所得也以言上不惠施則下不竭其力君不發誠信則臣下偽感也）

少歌曰（小唫謳謠以樂志也）與美人抽怨兮（為君陳道援恨意也）并日夜而無正（君性不端盡復謬也）憍吾以其美好兮（示我[illegible]也）

亂云尓

旹孔毅曰倡亦歌之意而所謂嶷歌句者也屈原生于夔𡚁而仕于郢郢是自南而集于漢北也

唐順之曰此言君意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于我故雖浮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違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閑服而不變所守乎

嵗音隈

及財賄也敖朕辭而不聽慢我之言而不采聽也倡曰起倡發聲造新曲也有鳥自南兮。

屈原自喻生楚國也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容貌説美有俊德也牉獨處此異域。

惸獨而不群兮行與衆異身孤特也又無良媒在其側左右嫉妒莫衒鬻也道卓遠

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顧念

舊故思親戚也望孟夏之短夜兮四月之末陰盡極也何晦明之若歲憂不能寐常倚立也

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精魂夜居已淌十也曾不知路之曲直

兮。南指月與列星。參差轉運相遞代也願徑逝而不得兮。意欲直還君不納也魂識

路之營營。精靈主行往來數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我志

清白衆泥濁也理弱而媒不通兮。知反劣弱又鄙朴也尚不知余之從容。未照我志之所

欵也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嵗嵬

焦竑曰此章陳詞以望君之察君佯聾而不聞是以憂心不遂徐須自解

蹇吾願兮。言已雖放棄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可轉行度空高我常願之也超回志度行隱進兮。超越也言已動履正直超越回邪忘其法度隱行忠信日以進也低佪夷猶宿北姑兮北姑地名君所以低佪猶豫宿北姑者冀君覺悟而還已也煩冤瞀容實沛徂兮。言已憂愁思念煩冤容貌憤亂誠欲隨水而沛然而流去也愁嘆苦神靈遙思兮靈遙思者神遠思也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無行媒者無紹介也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道思者中道作誦以舒拂鬱之念舊傷懷之

洪興祖曰此章言巳雖放逐不以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伏節死義而巳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于此見賦故太史公独載之

眴與瞬同

余有丁曰詞語短長於巳鬱結有不任其声而

懷沙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言孟夏四月純陽用事草木之類莫不莽々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言巳見草木盛長巳独汩然放流往居江南之上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思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言江南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淨默無人聲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言巳愁思心中鬱結紆曲而痛身疾病長咽啥若惢不能自全也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為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以言讒諛人諂逐放巳欲使改行亦終守正而不易也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言人遭世遇變易初行遠離常道賢人君子之所恥不忍為也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言工明於所畫夜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遵先聖之法度修其仁義不易其行則德譽興而榮名立者也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斷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喻持賢智之士居於山谷則衆

瞍其眸子為
僂音婁
矇文無者矇面
者也詩云矇瞍
奏公章明也言
詩玄墨之文居
於幽其之處則
矇瞍以為不明
也

笯音奴
鶩音木

淩約曰德高者不合于衆行異者不合於俗故為犬之所吠衆人之所訕也

憃以為不賢也離婁微睇兮。離婁古明目者也、瞽以為無明。謂賢者遭困厄俗俗人侮之以為瞽也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言聖人困厄小人得志也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忠佞不異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莫照我之善意也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言己才力盛壯可任重載而身放棄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意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illegible]貧窮困而無所語也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言俗人群聚毀賢智者以其行度異故群而謗也

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衆人所謗非傑異之士斯庸夫惡態之人也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言己能文能武質內以疏達衆人不知我有異蓺之文采

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條直為材壯大為朴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言衆人雖不知己猶復重累仁德及與義循行謙謹以自廣大也

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言聖[illegible]不可逢遇誰得知我之[illegible]行忠信也古固。

胡氏化曰此言禹湯不可得則上已留連之心改其忿恨按慰已心以自勉強也

部宦曰流忌歎沅於其父也向葉來沉著之以遠之事也聞之構陽騐之詞外則然

馮覲曰屈子懷沙時九章之一耳史遷作史独採此篇蓋以頗音促節至此而

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言往古之世忠佞之臣不可俱並事君又相尅害故曰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頓志之有豫言已自勉脩身雖遭病心終不徙頓志行流於後世為人所法也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言已思念楚国願得君命進道比行以次舍上舆遂還歸日又將暮不可去也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大故死区也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蔽兮衜遠忽兮言雖在胡澤之中幽深蔽闇道路甚遠且久長也曾唫恒悲兮永嘆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言已懷敦篤之質抱忠信之情不與衆同故孤煢獨行無有雙匹也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言騏驥不遇伯樂則無所程量其才力也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亦無所施其智能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各有所錯安其志或安於忠信而或安於詐偽其性不同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言已既安於忠信廣我志

愈深耳其曰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何其志之決而詞之悲也

意當復何想乎謂威不能動法不能恐也**曾傷爰哀永嘆喟兮**言已以重傷於是嘆息餘恨懷道不得施用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言人知命將終可以建忠伏節死義願勿辭讓而自愛惜也**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言已將執忠死節故以此明白告諸君子宜以我爲法度也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覆其志不可變易益自修飾死而後已也

詒音貽

菀音鬱

袁宗道曰此章思憤懣之不可化而優游以壽考世路之不可回而遂去以俟命樂中心之有餘觀南人之變態不阻不絕也

晉孔教曰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變其度遊

思美人

思美人兮。懷王也擥涕而竚眙。涕交橫也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秘密之謀難傳送也蹇蹇之煩冤兮。忠謀盤蹇氣盈胷也滔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思念沉積不得通也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雲師徑逝不我聽也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帝嚳之德茂神靈也遭玄鳥而致詒。嚳妃吞燕卵以生契也言殷契合神靈之祥知而生契於是性有賢仁為堯三公蓋原亦得天地正氣而自生自傷不遭聖主而遇亂世也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憑心猶未化。憤懣守節不易性也寧隱閔而壽考兮。藏智佯愚終年命也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比干子胥蒙禍患也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車覆者國君危也馬顛仆者所任非人蹇獨懷此異路

於車傾馬仆而循徑懷其所用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

真德秀曰此處詞亦和平意亦隱婉

余有丁曰篇上蓄也似小梨好生道旁薄叢也交佩左右佩也萹蓄雜菜皆非芳草故言除去二物而以薜荔備為交佩也優游忘憂以覘世變又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外則其芬芳自從

遭逢艱難思忠臣也勒騏驥而更駕兮擇用才德任俊賢也造父為我操之御民以道源明君也遷逡次而勿驅兮使臣以禮得中和也聊假日以須旹期月考功知德化也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待閒靜時與賢謀也纁黃蓋黃昏時開春發歲兮承陽施惠養百姓也白日出之悠悠君政溫仁体光明也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循兩水涯以娛志也擥大薄之芳茝兮欲援芳茝以之為佩也搴長洲之宿莽采取香草用飭己也惜吾不及古人兮生後殷湯周文王也吾誰與玩此芳草誰與竭節盡忠厚也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言已解折萹蓄雜以香菜合而佩之言修飾彌盛也佩繽紛以繚轉兮德行純美能絕異也遂萎絕而離異終以方斥而見棄也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覽察楚俗易改化也竊快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思憤懣舒而無所待也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生含天姿不好

中沉抑不借美於外物也

受也紛郁郁其遠承兮 法度文辭行四海也 滿內而外揚 修善於身名譽起也 情與質

信可保兮 言行相副無表裏也 羌居蔽而聞章 雖在山澤名宣布也 令薜荔而為理

兮 意欲升高事貴戚也 憚舉趾而緣木 憚難也誠難抗足雖蹉跌也 因芙蓉而為媒兮

意欲下求從風俗也 憚褰裳而濡足 又恐汙泥被垢濁也 登高吾不說兮 事上得位吾不好也

入下吾不能 隨俗歡顯非所樂也 固朕形之不服兮 我性婞直不屈撓也 然容與而

狐疑 廣遂前畫兮 恢廓仁義弘聖道也 未改此度也 命則處幽吾將罷兮

願及白日之未莫 獨煢煢而南行兮 思彭咸之故也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初見信任楚國幾于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為和以僭為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屬音燭

娭音嬉

豢同

汪見坤曰無罪見尤懲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敢不為之備也

蔘約曰此皆設詞勿認以為真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君告屈原明典文也奉先功以照下兮承宣祖業以示民也明灋度之嫌疑草創憲度定衆難也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而委政忠良而遊息也祕密事之載心兮天災地變乃存念也雖過失猶弗治臣有過差猶赦寬也心純龐而不泄兮素性敦厚慎語言也遭讒人而嫉之遭遇靳尚及上官也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誑罔戲弄若轉丸也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質性謹厚數純懿也身幽隱而備之雖虞草野行弥篤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遂起深水自害賊也卒沉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

也卒與女須同歸而国人共憐之故名其邮曰姊歸秭歸本名是本邮

余有丁曰其詞之危迫如此蓋散死而汝須勸之歸也太史公遂以為實然

昭懷王壅蔽不覺悟也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賢人放竄棄草埜也焉舒情而抽信兮安所展思披愁苦也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壅放隔在斎士使貞臣而無由欲竭忠節靡其道也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宰嚭阿諛甘如蜜也子胥死而後憂竟為越国所誅滅也介子忠而立枯兮介子介子推也文君寤而追求文君即晋文公也昔文公被驪姬之譖出奔齊楚介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股肉以食文公得国賞諸從行者失忘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文公覺寤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故言枯也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民不得有言燒死以報其德使優游其靈魂也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恩義尤篤因為變服悲而哭之也或忠信而死

訑音移 謾音瞞

真德秀曰謟諛毀訾言而加誣君不參錯而思慮也

王守曰情冤情失與冤枉偕言曲直也列宿錯置言其光輝而明白也

王世貞曰欷歔曾志不死則怨抑其倫屈而辱為臣僕故曰補缺有再冀了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辭而闕然以死

節兮。仇牧荀息與梅伯也或訑謾而不疑。張儀詐欺不能誅也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世無明智惑賢愚也何芳草之蚤殀兮賢臣被讒命不久也微霜降而下戒嚴利卒至死有時也諒不聰明而蔽壅兮。君智淺短無所照也使讒諛而日得。佞人位高家富饒也自前世之嫉賢兮。懀惡忠直若仇怨也謂蕙若其不可佩。賤棄仁智言難用也妒佳冶之芬芳兮。嫉害美善之婉容也嫫母姣而自好。醜嫗自飾以粉黛也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眾惡推遠不附近也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讒怒橫意無宿戒也情冤見之日明兮。行度清白皎如素也如列宿之錯置。皇天羅宿有度數也乘騏驥而馳騁兮。如駕駑而長驅也無轡御而自載。不能制御乘車將仆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檝而自備。身將沉沒而危殆也背法度而心治兮。背棄聖制用愚意也辟與此

則上官靳尚之徒壅君之罪誰當記之

其無異若乘舩車無轡櫂也寧溘死而流亾兮恐禍殃之有再辜及父母與六親屬也

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哀上愚蔽心不照也

洪興祖曰美伯夷之有是德故曰頌管子篇名有國頌說者云頌容也陳為國之形容徐古來字

袁宗道曰屈原見橘根深堅固終不可徙則專一己志守忠信也

曾音層
摶音團

共吳祖曰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己志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南國謂江南也言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也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言橘枝重累又有利棘以象武也實圓摶又象文也以喻己有文武能方圓青黃雜糅文章爛兮言橘葉青其實黃雜糅俱盛爛然而明言己敏達道德亦爛然有文章精色內白類可任兮言橘實青黃其色精明內懷素白以言賢者亦然外有精明之貌內有素白之志故可任而用之也紛縕宜脩姱而不醜兮言橘類紛縕而盛如人宜有脩飾形容盡好無有醜惡也嗟爾幼志有以異兮言嗟乎衆臣汝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異於橘也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屈原言己之行度獨立堅固不可遷徙誠可喜也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

胡時化曰崇執並言已執履忠正行無私阿故參配天地通之神明便知之

世獨立橫而不流兮。言屈原自知爲讒佞所害心中覺寤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立自持不隨俗人也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不敢有過失也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言己願與橘同心并志歲月雖去年且衰老長爲朋友不相遠離也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言己雖設與橘離別猶善持己行梗然堅強終不淫惑而失義也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言己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有節度誠可師用長老而事之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屈原亦自以修飾絜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爲法也

箋雅左曰言飄風動搖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讒人亦別離忠直使得罪過也故已見之心冤結而傷痛也

吳禹曰因同風之倡而感彭咸之志

王偉曰王聚魚張其鬣毛葺紫其鱗則蛟龍隱其文章而避之也喻小人進而貧人退避隱去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回風謂之飄風飄風回邪以興讒人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芳草為物其性微眇易以隕落言貧者國志精微亦易傷害也聲有隱而先倡言讒言隱匿其聲先倡導君使惑亂也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已見讒人倡君為惡則志念古世彭咸欲與齊志節不能忘也萬變其情豈可蓋兮讒人長於巧詐情意萬變轉易其辭先後反覆如明君察之則知其態也孰虛偽之可長言讒人虛造言其行邪偽不可久長又遇害也鳥獸鳴以號群兮草苴比而不芳生曰草枯曰苴比合也言鳥獸群鳴相呼則芳草合其楚棄芬芳以不暢也以言讒人口衆多盈君之耳亦可令忠直之士失其本志者也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其言借人用黨惡其口舌則貧者亦伏匿深藏也故荼薺不同畝兮枯草荼苦不同畝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用之也蘭茝幽而獨芳以其賢人雖居深山不失其忠正之行也惟佳人之

洪興祖曰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天地之間以泄憤懣終沉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曼音慢

顧天埈曰敘己憂悴心重嘆心苦氣逆憤懣結不下也

紀音九

求都兮佳人謂懷襄王也更統世而自貺言己念懷王長居郢都世統其位父子相舉今不任賢亦將危殆也眇遠志之所及兮言己常眇然高志執行忠正冀上及先賢也憐浮雲之相佯言己放棄若浮雲之氣東西無所據依介眇志之所惑兮介節言己能守耿介之眇節以自惑愚不用於世也竊賦詩之所明言己守高眇之節不用於世則鋪陳其忠自訂明也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己獨念懷王雖見放逐折香草以自循論行善終不怠也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言己思念懷王悲啼歔欷雖獨隱伏猶思道德歎滿勵之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曙明明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紀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若以為膺編結也膺胸也結胸者言勤以憂愁自縈結也折若木以蔽光兮光謂日光隨飄風之所仍言己願折若木以蔽日使之仍因也隨群小而遊戲也存

曶音忽　行音行

唫音吟

許成元曰遠離父母無依歸也屈原傷已先安樂之志而有欲放之卑意欲終命心乃快也

景音影

締音帝

王應麟曰哀郢云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

髣髴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言已歎隨從群小存其形貌察其情志不可得知故中心沸然若湯也撫珮衽以案志兮整飾衣裳自寬慰也超惘惘而遂行失志徨遽而直逝也歲曶曶其若頹兮年歲轉去而流沒也旹亦冉冉而將至春秋更到與老會也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年衰而華隨落也芳以歇而不比志意已盡知慮闕也憐思心之不可懲兮復信被害志不忘也證此言之不可聊明已之詞不空設也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自哀煢獨心悲愁也放子出而不還訖能思而不隱兮有隱憂也昭彭咸之所聞覩見先賢之法則也登石巒以遠望兮瞰楚國也路眇眇之默默昌道僚遠盈僻陋也入景嚮之無應兮宸在山野無民域也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心鞿羈而不開兮肝膽係結難解釋也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天央地合

彰之璽波之患也元常似之故周堪刘更生不去攻一石顯此云言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漏所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賈陽城不能攻一延齡董芬曰詞若不副方寸亂矣

蜺音倪　儵音倏　雰音分

焦竑曰標杪顛頂攄舒捫撫湛寸也漱蕩口也風穴風從此出之也傾寤傾側而覺悟也大

形也無垠莽芒芒之無儀草木彌望容貌盛也聲有隱而相感兮鶴鳴九皋聞於天也物有純而不可為松柏冬生稟氣純也藐蔓蔓之不可量兮入極道理難筭計也縹綿綿之不可紆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自虞幽冥心不樂也凌大波而流風兮意欲隨水而自退也託彭咸之所居從古賢俊自沉沒也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託乘風氣遊天際也據青冥而攄虹兮上至玄冥舒光耀也遂儵忽而捫天所至高邈不可逮也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雰霜貌也言已雖昇青冥猶餐食霜露之精以自潔淨也依風穴以自息兮伏聽天命之緩急也忽傾寤以嬋媛心覺自傷又痛惻也馮崑崙以瞰霧露兮隱處神仙觀濁亂之氣也隱岷山以清江隱伏也岷山江所出也尚書曰岷山導江言已雖遠遊戲猶依神山而止欲清滌邪惡若也憚涌湍之磕磕兮憚難涌湍危阻也而以興讒賊危害賢也聽波聲之洶洶水滑風而波遂

卒非忘晋連之意

晋孔教云一云秦楚嘗盟於黃棘後懷王再会武関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為棘刺恐誤

呂祖謙曰此篇死〻似沉実未沉也既沉矣焉作沉辭

喻俗人言也歎懲清刑惡伏為讒人所危借人所謗訕也紛容容之無經兮言已歎隨衆究〻則無經緯於世人也罔芒芒之無紀又歎罔然芒芒衆同志則無以立紀綱垂號謚也軋洋洋之無從兮言歎軋惕已心彷徉立功則其濟無從至也馳委移之焉止歎長驅無所及也漂翻翻其上下兮登山入水周六合也翼遙遙其左右雖遠念君在旁側也氾潏潏其前後兮思如流水遊楚国也伴張弛之信期言已悲君國而衆人俱共毀已言內無誠信不可以期之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言已上觀炎陽烟液之氣下視霜雪江潮之流憂思在心無所告也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言已頸借神光電景飛注注來施黃棘之刺以為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求介子之所存兮介子推也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無遺言已思慕子推伯夷清白之行勉心願樂志無復所適也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冀行也言已怨往古以邪事君而幸

薊良有曰懿州木名雁平之驚文酒歸弟俱歸國人喜之故名其御曰揉歸可徵也

豪富貴也悼來者之逖逖兮世人見利逖逖然浮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適之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也遭遇闇君遁世離俗自擁石赴河故言抗
迹也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言已數諫君而不見聽雖欲自任以重石終無益
於万分也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蹇產猶詰屈言已乘水觸波乃愁而恐懼則心
縣蚤結詰不可解也

洪只祖曰哀人生之長勤此原憂世之詞唐李白用其語作拜寓言

朱熹曰惟天地之無窮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天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屈子於此乃獨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正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可聞而欲久生以俟之耳然往者之

遠遊章

悲時俗之迫阨兮。哀衆疾妬迫脅貧也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質性鄙陋無所因也焉託乘而上浮。將何引援而升雲也遭沈濁而汙穢兮、逢遇闇主觸讒佞也獨鬱結其誰語。夜烱烱而不寐兮。憂以愁戚目不眠也烱烱猶儆儆不寐貌也魂營營而至曙。精魂怔忪不寐故至曙也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憂慮患也往者余弗及兮三皇五帝不可逮也來者吾不聞。後雖有聖我身不見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悵惘失望志乖錯也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魂靈遠逝遊四維也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捐棄我情慮專一也求正氣之所由。治心術也漠虛靜以恬愉兮。積神藏情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想聽真人之徽美也願承風乎遺則。思奉

不可及則已矣如之何美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患迫而來吉從逆而來凶者皆不得以須夫反復然瀾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及是則安雖使人不為浸世無涯之悲根此屈原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候俟乎一於神仙度世之不可期也烏乎遠矣豈苟然與俗人云哉

惄惕同

曅曄同

長生之法式也貴真人之休德兮。珍瑋道士壽無窮極美往世之登仙。羨門子喬古登真也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傅說武丁之相傳說死後其星著於房尾也羨韓衆之得一。喻古先聖獲道純也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群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乘風蹈霧升皇庭也忽神奔而鬼怪。往來奄忽出杳冥也時髣髴以遙見兮。託貌雲气象其形也精皎皎以往來。言神靈照耀往來皎如星也絕氛埃而淑尤兮。超越垢穢過先祖也淑善也尤過也行言道脩善所以過先祖也終不反其故都。去背舊都遂登仙也免衆患而不懼兮。得離群小脫難艱也世莫知其所如。奮舊高舉升天衢也此自以上皆美仙人超世離俗免脫患難屈原思慕其道以自慰緩愁思復至志意悵然自傷放逐怨命不延頭念年時復吟歎也恐天時之代序兮。春秋迭更年老暮也耀靈曄而西征。許乘電以馳鶩靈曄電貌也詩云曄嘩震電西方少陰其神蓐收主刑罰也屈原欲急西行者將令行其神務寬大也微霜

彷音旁

吳默曰此憤激未盡復願詞也

朱熹曰屈原既放悲嘆之餘眇觀宇宙而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原於是作為此篇思欲制鍊形魂排空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雖曰寓於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

悴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

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顓頊久遠余將

焉所程安取法度倘我身也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四時運轉往若流也奚久留此

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皇帝以往雖攀引也軒轅皇帝也始作車服天下号之為軒轅氏也吾將

從王喬而娛戲上從真人與娛戲也餐六氣而飲沆瀣兮遠棄五穀吸道滋也漱正

陽而含朝霞餐吞日精食元符也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出赤黃氣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之氣是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合氣也保

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

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究問元精之容要也曰道可受兮

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淈滑而魂兮亂爾精也彼將自然

顧天峻曰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淮南子曰日出湯谷入虞淵也　湯音陽　脕音晩

黃洪憲曰謙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神不馳而魄不死遂去登仙

應氣臻也壹氣孔神兮專己心也於中夜存恒在身也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閑情欵也庶類以成兮衆法陳也此德之門仙路悭也聞至貴而遂徂兮見彼王矦而奔驚也忽乎吾將行周視万宇涉四遠也仍羽人於丹丘兮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也九懷曰夕宿乎明光明光即丹丘也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留不死之舊鄉遂居蓬萊處崑崙也朝濯髮於湯谷兮日出暘谷夕晞余身兮九陽九陽謂天地之涯也吸飛泉之微液兮含吮玄澤之肥潤也懷琬琰之華英咀嚼玉英以养神也玉色頩以脕顔兮面目光澤以鮮好也精醇粹而始壯我靈強健而茂盛也質銷鑠以汋約兮身体癯瘦柔媚善也神要眇以淫放魂魄漂然而遠征也嘉南州之炎德兮奇美太陽氣和正也麗桂樹之冬榮元氣温煖不凋零也山蕭條而無獸兮深穴谷寂獸而少禽也埜寂寞兮無人林澤空虛罕有人也載營魄而登霞兮抱我靈魂而上升也霞謂朝霞

[illegible]春曰重陽月精陽為大尺有九重故曰重陽清都列子以為帝之所居也於微閭周社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illegible]

法道坤曰鉤芒木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赤黄气也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告帝衞臣排閶闔而望予。立排天門而須我也召豐隆使先導兮。呼語雲師使清路也問太微之所居[illegible]在何處也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遂至天皇之所居旬始皇天名也朝發軔於太儀兮。旦早趍駕於天庭太儀天之帝庭言威儀之所處也夕始臨乎於微閭暮至東方之王山也尔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屯余車之萬乘兮百神侍從无不有也紛溶與而並馳車騎蘢茸而競馳也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係綴螮東文采分錯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駟馬駊騀而鳴驤也驂連蜷以驕驁。驂騑驕驁怒過顛狂騎膠葛以雜亂兮。參差騑錯而從横也班漫衍而方行。繽紛容裔以並休也撰余轡而正策兮。我欲遠馳路何從也吾將過乎鈎芒。就沙陽神於東方也歷太皓以右轉兮。遂過庖犧而諮訪也甲乙其帝太皓其神鈎芒太皓始結

吳曾曰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離騷云詔西皇使涉予知西皇所居於海津也

祝堯曰此篇雖託神仙以起興舉天地百神以自比而實非比原之作此實以往賢弗及來者不聞為恨悲宗國將亡而君不悟思欲求仙不可得故非以觀國事終不可如爾故其辭旨鬱烈者非復詩人之悲忿大

以君以畋以漁制立庖廚天下号為庖犧也前飛廉以啟路。以開徑也風伯先導陽杲杲其未光兮日耀旭曙旦歘明也凌天地以徑度超越乾坤之体也風伯為余先驅兮飛廉奔馳而在前也辟氛埃而清涼掃除霧霾與埃塵也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遇少陰神於海津也擥彗星以為旍兮引援孛光以醫身也舉斗柄以為麾搖持招搖東西指也叛陸離其上下兮儵隸叛散以別分也遊驚霧之流波驂霧云氣浮澂清也音曖曃其曭莽兮日月晻曃而無光也召玄武而奔屬呼太陰神使承衛也後文昌使掌行兮顓命中宮勑百官也天有三宮謂紫宮太微文昌也故言中宮也選署衆神以竝轂悉召群靈皆侍從也路曼曼其修遠兮天道蕩蕩長無窮也徐弭節而高厲按心抑意徐從容也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以為衛。欲遠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縱心肆志所願高也內欣欣而自美兮忠心說喜德純深也聊媮娛以自

[illegible]人賦休也後[illegible]勞房門行[illegible]之辭者豈不[illegible]以司馬相如大人賦志多藝之六不之情非相如所可擬也

王世貞曰古之怨者莫過于屈原至遠遊數吾而微露其体

許巠元曰相如大人賦此之新豐也但争於句字之間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思祖宗哀懷王也邊馬顧而不行睨故鄉也思故舊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喟然增嘆泣沾裳也屈原謂脩身念道君遇仙人託與俱遊周歷万方升天乘云後千百姓而非所樂猶思楚国念故舊欲竭忠信以寧國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氾容與而遐舉兮進退俯仰欲復去也聊抑志而自弭且自歡安而踴躍也指炎神而直持兮將候祝融以諮謀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吾將往乎南疑過衡山而觀九疑也覽方外之荒忽兮遂究率土窮海嵎也沛罔象而自浮水與天合物漂流也祝融戒而蹕御兮南禦止我令廷征也騰告鸞鳥迎宓妃馳呼洛神使侍余也張樂咸池奏承雲兮思樂黃帝與唐堯咸池堯奏承云門黃帝樂也屈原祝融止已即時還車將即中土乃使仁賢若鸞鳳之人因迎貞女如洛水之神使達已於聖君得若黃帝堯者欲與建德成化制礼作樂以安黎庶也二女御九韶歌美堯二女助成化韶舜樂名也九成九奏屈原美舜遭值於堯妻以二女以治天下內之

穧音缔

余有丁曰屈原之事盖圣賢之厄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

旄仁曰離经九章皆託遊天地之間以泄憤懣卒從彭咸之所居以畢其志至此章獨不然初曰長太息而掩涕思故国也終曰與太初而為鄰則世莫知其所如矣

大楚任之以戎則即僚師乚百官維時於是遂禪以位禹為天子乃作韶樂鐘鼓鏗鏘九奏迺成屈原自美不值於堯而遭迴濁世見棄逐也

使湘靈鼓瑟兮 百川之神皆謡歌也

令海若舞馮夷 河海之神咸相和也海若神名也馮夷水仙人淮南言馮夷得道以潛于大川也

玄螭蟲象並出進兮 兕魁神獸喜樂遠遊隊螭麾螭象罔象也皆水中神也

形蟉虯而逶迤 形体蛇擅相銜受也

雌蜺便娟以增撓兮 神汝周旋侍左右也

鸞鳥軒翥而翔飛 鵾鶴玄鶴奮翼翱翔也

音樂博衍無終極兮 五音安舒靡有窮也

焉乃逝以徘徊 遂往周流究九野也

舒并節以馳騖兮 縱舍御轡而長驅也

逴絕垠乎寒門 經過后上[illegible]寒門北極之內

軼迅風於清源兮 遂入八風之藏府也

從顓頊乎增冰 而王 過觀黑帝之邑宇也

歷玄冥以邪徑兮 [illegible]

乘間維以反顧 攀持天綱以休息也

召黔嬴而見之兮 問[illegible]造[illegible]

為余先乎平路 開導我入道域

經營四荒兮 周遍入極

周流六漠 遍天一方

上至列缺兮 窺天間隙

降望大壑 視海

(廣被)下崢嶸而無地兮(滄幽虛也)上寥廓而無天(恍無稀也)視儵忽而無見兮(目瞑眩也)聽惝怳而無聞(耳無聲也)超無為以至清兮(登天庭也)與太初而為鄰(與道并也)

[illegible]宋詩 六十二卷 歷[illegible]

卌八

瞢莫鄧反

岦冥祖日合焉考亡二合以混同呼奐交錯

天問章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屈子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此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溷沌无垠誰能考定而知之也冥昭瞢闇誰能極之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像乎

兩攻引穀梁傳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遂以爲天地人非也梁穀註云口人稱万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弘則傳所謂天尺名其坤和之功而神理所由会二氣之和燮揮之美甚不可以棄剛眞用不得以分其名故之戴地經之六允生人之天然于天濟彩二十二氣六又日八卜乂三行生理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爲之乎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之乎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言此天有九重誰功力始作之也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 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天有八山爲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九天東方皡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会何分安所屬繫乎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寧有知其數乎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言天與地合会何所分十二辰誰所分別乎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也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言

汨音骨

窴音真

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伯

強何處惠氣安在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則厲鬼興二者當何所在乎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言東方未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言鯀才不任治鴻水眾人何以舉之乎

僉荅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言眾人舉鯀治水堯知其不能眾人曰何憂亂何不先試之也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言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鯀何復能不聽之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言鯀愚狠愎而生禹ゝ少見所為何以能變化而成聖德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言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

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言禹何能繼續鯀業而謀慮不同也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窴塞而平之乎

地

墳音數 連反

洪興祖曰離騷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思齋辨騷以墳田頑地夷羿斃日烏謂怪之諸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傳說姜嫄履帝敏之類皆見于詩書豈誣也哉

兀古居字

楊慎曰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柳子之對朱子之註大氐以歸墟為說余謂水由氣而生亦由氣而滅今以氣噓則海水又以

方九則何以墳之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無所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也鯀何所營禹何所成言鯀治洪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天柱折故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洿言九州錯廁禹何所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何故也東西南北其修孰多言天地東西南北誰為長子南北順墮其衍幾何言南北順長其廣差幾何乎崑崙縣圃其尻安在言縣圃乃上通於天也增城九重其高幾里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二千里也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言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也西北辟啟何氣通焉言天西北之門獨常開啟豈元氣之所通日安不到燭龍何照言天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言日未出之時[illegible]

[illegible]水則即赩 而[illegible]則知其 大[illegible] 見水之大勞天 氣之大升降處

蓱音萍 枲音思 鯪音陵 鬿音祈

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言地之气何所有冬溫而夏寒也焉有石

何獸能言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吾者乎礼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焉有虬龍

負熊以遊言寧有无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戲者乎雄虺九首儵忽焉在言有雄虺一身九頭

速及電光皆何所在乎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国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石也禹會

諸侯防風氏后至於是使守封禺之山也靡蓱九衢枲華安居言寧有蓱草生於水中无根乃蔓衍於九

交之道又有枲麻垂草華榮何所有此物乎一蛇吞象厥大何如言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后出骨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延年不死壽何所

止言仙人禀命不死其壽欲何所窮止也鯪魚何所鬿堆何處言鯪魚鯪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鬿堆

奇獸也羿焉彃日烏焉解羽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有九烏皆

死墮其羽翼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治下土四方也

嵞音途　蠥音孽　鞫音鞠　洪興祖曰言圻剖而產則有之矣分竟地未必然也竟地統言竟天也唐昆戒成云近分竟也益用此語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言禹身治水旣娶嵞山之女閒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妃匹合厥身是繼。言禹所以憂无妃匹者欲为身立繼嗣也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言禹治水道娶者憂无繼嗣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欲飽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言禹以天下禪與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啓以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者也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啓者以其能憂思道德而通其拘隅拘隅者謂有扈氏叛啓：率六師以伐之也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言有扈氏所行此皆歸於窮惡故啓誅之並得无長害於其身也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言啓用以能變化更益而代益為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種百穀故思歸啓也啓棘賓商九辯九歌。言啓能備脩明禹業陳列宮之音備其禮樂者也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墬。言禹脇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墬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言羿弒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为万民憂患胡羿射夫

□□且日此ミ妻雒嬪者何人乎乃羌时羿非有穷羿也

楊慎曰文字以依此為創指鏗訇汙漫怪ミ奇ミ邈然寡儔卓焉高品

河伯而妻彼雒嬪言河伯化為白龙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尔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时化為白龙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灵羿何從得犯也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欤羿又夢与雒水神宓妃交接者也馮珧利決封豨是射言羿不遵道德而挾弓射豨猶捕神獸以快其情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浞娶純狐眩妻爰謀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爰之遂與浞謀殺羿也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言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法度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阻窮西征巖何越焉言堯放鯀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為黃熊巫何活焉言鯀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咸播秬黍莆雚是營。言禹平治水土万民皆得耕種黑黍於雚蒲之地盡為良田也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言堯不惡鯀而戮殺之則禹不得與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鯀惡長滿天下也白蜺嬰茀胡為此堂言此有蜺茀氣逶移相嬰何為此堂乎盖屈原所見祠堂也安

柳子曰要撑而陵殆或謫之尤伯氣骨常尚震之言尤伯一鈞而負六龜之骨當憑怒而任臧之也

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言崔文子李仙於王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与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天式從横陽離爰死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横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也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言崔文子取王子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幣篚須臾則化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巳蓱號起雨何以興之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兩下獨何以興之乎撰體協脅鹿何膺之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体乎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獨何安之乎釋舟陵行何以遷之言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能遷徙山也惟澆在戶何求於嫂言澆無義淫洪其從至其戶佯有所求因与行淫乱也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言女岐与澆淫佚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顛易厥首而

鯀音鰥

意古億字

以逢殆。言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為庬因斷之故言易首為遇危殆也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言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己獨何以厚待之乎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桀伐蒙山何所得焉。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舜閔在家父何以鱞。言舜為布衣憂閔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為娶婦乃至於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萌在初何所意焉。言賢者豫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意也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璜紂作象著而箕子歎預知象著又有玉盃又盛熊蹯豹胎如此又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者也登立為帝孰道尚之。言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孰開道而尊尚之也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抹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舜服厥弟終然為害。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何肆犬體而厥身

不危敗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窴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殆舜身也吳獲迄古南嶽是止言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孰期去斯得兩男子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天命至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之而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者是謂太伯仲雍二人也緣鵠飾玉后帝是饗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羮修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帝乃降觀下逢伊摯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衆而逢伊尹摯以為相也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言湯行天下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天下衆民大喜悅也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言簡狄侍帝嚳于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言湯能包特先人之末德脩特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為民主也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扈澆國名也干協時舞何以懷之言夏后相

曼音萬

[illegible]曰此篇所問[illegible]怪[illegible]然生理之可推事之可鑒者尚多有之

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永得持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己何以懷來之也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言紂為無
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体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言有
扈氏本牧豎之人耳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原何
所從出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
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昏微遵迹有狄不寧
言大有循闇微之道為淫佚夷獨之行不可以安其身也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
危害厥兄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並為淫佚之惡欲其危害舜者也何變化以作
詐後嗣而逢長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奸詐使舜治廪從下焚之令舜浚井從上窴之終不能害舜為天
子封象於有鼻而後嗣之子孫長為諸侯成湯東巡有莘爰極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国以為婚姻也何
乞彼小臣而告妃是得言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匄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水濱之

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小子謂伊尹媵送也湯出重泉夫何
辠尤言桀拘湯于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審者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言湯
不勝衆人之心以伐桀而誰使桀先挑之也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
膠鬲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
雨道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上苦之請上休息武王曰
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
吾固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
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言武王伐殷將帥猛如鷹鳥群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列擊紂躬
叔旦不嘉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
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歎兄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而美之授殷天下其
位安施言天始受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施善若湯也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言殷王位
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若紂也爭遣伐器何以行之言武王伐紂歎遣下戈女伐之器爭先在

洪興祖曰小人之於諸子相攻身不得歛其見殺无異故曰卒然身殺其之也

前独何以行之乎。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載馳赴敵争先前歌後舞鳧藻讙呼奮擊其翠独何以將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人沈之而遂不還也厥利惟何。逢彼白雉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言穆王乃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詞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言王若當修道德來四方穆王何為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也妖夫曳衒何號於市。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怪執而曳戮之於市也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於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請而告之龙夏而漦在櫝而藏之夏亡傳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言天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无長善者佑之惡者罰之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戶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无常佑罰之不恒也彼王紂之躬。孰使

亂惑惑妲己也何惡輔弼讒諂是服言紂惡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事用讒諂之人者也已比干何逆而抑沈之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死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言阿順于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言文王仁聖能純一其德則天下異方終皆歸之也梅伯受醢箕子佯狂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箕子見之則披髮佯狂也稷維元子帝何篤之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言后稷長大持人強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才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大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伯昌號衰秉鞭作牧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之牧也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因徙以為天下大社也

就岐何能依言太王始與百姓徙其宅蕨来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殷有惑婦何所譏言妲己惑誤於紂不可復諫譏也受賜茲醢西伯上告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師望在肆昌何志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鼓刀揚聲后何喜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下屠屠牛上屠〻国文王喜載与俱帰也武發殺殷何所悒言武王誅欵誅殺紂何所悒悒而不能久忍也載尸集戰何所急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害也伯林雉經維夫何故言太子申生為后母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也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言驪姬讒殺申生其宛感天又讒逐群公子當復誰畏懼也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言皇天集祿命而與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慎而戒懼也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言王者既已脩行礼義受天之命而王有天下矣初湯臣摯後茲承輔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何卒

宫湯尊食宗緒言伊尹佐湯命終为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礼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勳闔夢生
少離散亡言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恐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
刺王僚代為其王子孫世盛以伍子胥為將大有功勲也何壯武厲能流厥嚴言闔廬少小離亡何能壯
大厲其勇武彡流其威嚴也彭鏗斟雉帝何饗言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受壽
永多。夫何久長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中央
共牧后何怒。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之牧草之實自相豖齒以喻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
蠭蛾微命。力何固言蠭蟻有蠚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屯聚以喻蠻夷自相毒嚙固其常也驚女
采薇鹿何祐。言昔者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蒙天祐之也北至回水萃
何喜。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立而得鹿遂有福喜也兄有噬犬弟何欲言泰伯有齧大弟鍼
欲請之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言泰伯不肯与弟鍼大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遂鍼而奪其爵祿

洪興祖曰薄暮日欲晚喻年將老也雷電喻君暴怒也歸何憂者自寬之詞

洪興祖曰荊勳作師夫何長先言楚雖有功其後伐楚非長久之策也此楚平王時事雖不徵往事以諷耳

洪興祖曰懷王与秦戰為秦所敗亡其六郡入秦地也故屈原歎荊勳作師吳光爭國之事諷之

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言屈原書壁所問畧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

厥嚴不奉帝何求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自墮不可復奉成食從天帝求福神无如之何

伏匿穴處爰何云。言吾將退於江濱伏匿穴處耳當復何言乎

荊勳作師夫何長先。言初楚邊邑處女与吳邊邑處女子爭采桑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此興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恐不可長久也

悞過改更我又何言。欲使楚王覺悟引過自与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相攻伐言禍起於細微也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吳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国久余是勝言大勝我也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言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乃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為闘穀謂虎為菟故名闘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人之才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屈原放時告吾堵敖曰楚国將衰不后能久長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號忠君之名以顯彰后世乎

朱熹曰屈原哀
憫當世之人習
安和佞邕背正
乩故易为不知
二者之孰非可
含而將假著通
以法之遂为此
詞
其與祖曰上句
皆原所從也下
句皆原所去也
戒与哉
同
媮音偷
胡时化曰句極
長不見有餘逐
短不為不足多
不為廣少不為
儉以十六乎字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遠出郢都處山林也不得復見道路避遠時在險也竭知盡忠而蔽障於讒。遇誦佞也心煩慮亂不知所從迷所者也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斷吉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龜整儀容也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志純一也朴以忠乎竭我信也將送往勞來追俗人也斯無窮乎不困貧也寧誅鋤草茆刈蒿菅也以力耕乎種稼穡也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承顏色也喔咿儒兒強笑噱也以事婦人乎詘讒爲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脩絜白也將突梯滑稽轉隨俗也如脂如韋柔弱曲也以絜楹乎順滑澤也寧昂昂志行高也若千里之駒乎才絕

為之圖說或緣或令直或全或行惟意所適无不中繩又也圣乎后此徒病

余有丁曰卜居篇内字义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知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便无些小窒碍想只是信口任他說皆自成文

樓昉曰詹尹謂物之不齊長短大小多少不能以間通與神知有所不去知行已之志而已

（泛也）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群戲遊也）與波上下（隨俗卑高）偷以全吾軀乎（自免憂患）寧與騏驥亢軛乎（冲天區也）將隨駑馬之迹乎（安徐步也）寧與黃鵠比翼乎（飛雲渴也）將與雞鶩爭食乎（豕糟糠也）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貨賂行也）蟬翼為重（近佞讒也）千鈞為輕（遠忠良也）黃鐘毀棄（賢智匿也）瓦釜雷鳴（群言進也）讒人高張（居朝堂也）賢士無名（身窮困也）吁嗟默默兮（世莫論也）誰知吾之廉貞（不別賢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不能明者也）曰夫尺有所短（騏驥不騁中庭者也）寸有所長（雞鶴知旰而鳴）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量也）神有所不通（日不能夜光也）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不能決之也）

王世貞曰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俑作法于凉今人求概

范估曰吉日兮辰良蓋相錯蓋文則吾勢矯健如杜子美詩曰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用此体也

朱熹曰此篇言其竭誠盡礼以事神而頗與神之欣說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无已之意所旧全篇之比也

九歌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修祭祀必擇良吉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也**撫長劍兮玉珥**撫持也玉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尔雅曰有璆琳琅玕焉鏘佩声也詩云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以辟邪要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或曰糺鏘鳴兮琳琅糺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劍佩衆多糺錯而鳴其聲琳琅也**瑤席兮玉瑱**。瑤石之次玉者也詩云報之以瓊瑤**盍將把兮瓊芳**。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修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持乎乃復把其玉枝以為香也**蕙肴蒸兮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揚枹兮拊鼓**揚舉也拊擊也**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肴膳酒体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巫覡緩節而舞徐歌

振鳳昰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蕙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

相和以樂神意也陳竽瑟兮浩倡。陳列也浩大也言已又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服飾也芳菲菲兮滿堂菲、芳貌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芳芳菲、盈滿堂室也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衆也君欣欣兮樂康欣、喜貌康安也言已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猒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作福也屈原以為神无形身難事易失然人竭心尽礼則歆其祀而惠以祉自傷履行忠信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劉次莊曰楚詞云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曰與沐首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皆潔濯之謂也李白亦有此作其詞曰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乎屈原意同

朱熹曰此皆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足以見臣子愛君之深意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言已將脩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絜清也靈連蜷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連蜷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昭昭兮未央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也蹇將憺兮壽宮。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祀祭皆歡得壽故名爲壽宮也言雲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翺遊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翺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降下也言雲神來下其貌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猋遠舉兮雲中。猋去疾貌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

既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遠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焉有乎窮極者也

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也極勞心兮𢥞𢥞𢥞𢥞憂心貌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大息而嘆心中極勞而𢥞𢥞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畧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嘆喟心每𢥞𢥞而不能已也

祝堯曰此篇亦賦而比也然其中有比之比有興而比之處

張鳳翼曰駕飛龍以下皆指相君而言思望之詞也舊註以為屈原自叙最誤

拍音博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包洞庭之波方數百里群鳥所集魚鱉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與之尚復猶豫也蹇誰流兮中洲。蹇詞也留待也中洲〻中也水中可居曰洲按堯以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美要眇宜修。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沛吾乘兮桂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舩沛然而行常香淨也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已乘舩常恐危殆願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未來君謂湘君吹參差兮誰思言已俱修祭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也駕飛龍兮北征征行也屈原思神畧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北行極还歸故居也邅吾道兮洞庭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薜荔拍兮蕙綢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是

橈音饒
涔音岑

朱熹曰此篇求以宋神而不答此事君之不遇而往擢至斬絶久别以事比求神而不答也

張鳳翼曰桂櫂以言勤勞絜清以候神也
枻音曳 一音泄

也蓀橈兮蘭旌。言己歸家則以荔枝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蓀為楫櫂蘭為旌旗動以香絜自脩飾也望涔陽兮極浦。涔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横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下附郢之碕以泄憂思横渡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懐王使己還也揚靈兮未極。極已女嬋媛兮為余太息。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嬃牽引而責數之為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惟易行隨風俗也横流涕兮潺湲。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内自悲傷涕泣横流也隱思君兮陫側。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桂櫂兮蘭枻。櫂楫也枻船旁板也斲冰兮積雪。言己乘船遭天寒盛其楫櫂斲所冰凍紛然委積而似雪言己勤苦也采薜荔兮水中。薜荔香草緣木而生搴芙蓉兮木末。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行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故不可得之也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以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諭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也恩不甚兮輕絶。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絶也言己與君同姓共

洪興祖曰捐玦遺佩以詒湘君與騷經解佩纕以結言同意喻求賢也

捐音沿

澧音礼

旹古時字

祖與離絕之義也石瀨兮淺淺瀨湍也淺淺流疾貌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願得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山野終無所登至也交不忠兮怨長言已執履忠信雖獲罪过不敢怨恨於衆人也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言君當與已期歘共為治復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已也鼂騁騖兮江皐言已頓及鼂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夕弭節兮北渚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弭情安意終志草壄也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宿曰信過信為次也水周兮堂下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鱉同為伍也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还即还與玦即去也遺余佩兮澧浦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还意采芳洲兮杜若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將以遺兮下女言已願供於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旹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聊逍遙兮容與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言天時

不復至人年不再盛已既年老矣不遇於時

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陵鈞曰此篇情意皆湘君篇同正妃為君則次妃降稱夫人所謂沅有正兮礼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此詞其平乃所以為相思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予言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佩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値堯舜而遇闇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嫋嫋兮秋風嫋嫋秋風搖木貌也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登白薠兮騁望薠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與佳期兮夕張言已願以始秋薠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灑掃張施幃帳與夫人期歆享之也鳥何萃兮蘋中萃聚罾何為兮木上夫鳥當集木顛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沅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也思公子兮未敢言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鬼神恍惚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流而潺湲也麋何食兮庭中

澨音逝　罔古網　宇　播音　葯音約　櫋音綿　橑音了　廡音武

興祖曰不可

蛟何為兮水裔。言小人宜在山野而陞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者也。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言自傷驅馳不出湘潭之辭。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偕逝。屈原幽處草澤思神念鬼則湘夫人有命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蓀壁兮紫壇，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室壇。匊芳椒兮盈堂。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蘭橑，以桂木為屋棟以木蘭為橑也。辛夷楣兮葯房。辛夷香草以作戶楣。罔薜荔兮為帷，言結薜荔為帷帳。擗蕙櫋兮既張。以析蕙覆櫋屋。白玉兮為鎮，以白玉鎮坐席也。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花以實庭中。建芳馨兮廡門。屈原生遭濁世憂思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眾芳而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者也。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嶷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眾多如雲也。捐余袂兮江中，遺余

[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一進焉

褋兮醴浦屈原設託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因無所依故欲損棄衣物褋身而行將造九夷也搴汀洲兮杜若將遺兮遠者言已願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脩道德也時不可兮驟得驟數聊逍遙兮容與

洪興祖曰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于司命也

阬音岡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言天尊重司命將出遊戲則為大開禁使乘玄雲而行令[illegible]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為拭路也君回翔兮以下。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回運而來下而已矣踰空桑兮從女。言脩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想神明陳己之寃結故欲踰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易其則度復徐飛高翔而行乘清氣兮御陰陽。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万民死生之命也

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阬。言己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導迎天帝出入九州之山冀得陳己情也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言己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披披而長玉佩衆多陸離而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言己得佩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我所

朱熹曰此以神既去而思之如雲中君卒章之意也

為作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言已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已行度如玉不以苦樂以其志也

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言履行忠信從少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疏之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者也

乘龍兮轔轔詩云有車轔〻高駝兮沖天。言已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乘龍轔〻然而有節度也

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言已乘龍沖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想念楚國愁且思也

愁人兮奈何，頭若今兮無虧。言已愁思安可奈何乎頭身行善常若於今所無有歇也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言人受命而當有生富貴貧賤者是天祿也已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為思者也

少司命則文昌第四星

祝堯曰首兩章興也中間言思慕之似風末段五言稱贊美人似雅與頌然則屈氏賦之義固已在風與雅頌之中矣

朱熹曰至此則神降于巫而非復前章之意矣

王世貞曰入不言兮出不辭回

少司命

穐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言己供神之室空閑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枝芳菲兮襲予。言芳草茂盛吐葉重華芳草菲菲上及我也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言天下萬命人人自有子孫司命獨與我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穐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己事神堂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盈暢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于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望成為親親也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其志難知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回風載雲旗形貌不可得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畧畢憂愁復出乃長嘆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於妻子生離別傷己當知也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夕宿兮帝郊。君誰

乘囘兮載雲旗雖不悅忽何言之壯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是千古情語之祖

脩音修

怳音恍

彗音遂

洪興祖曰周礼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為大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然則有兩司命也

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言己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絜己冀蒙天祐也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言己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與神開之而來至也孔蓋兮翠旍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旍旗言殊飾也登九天兮撫彗星言司命乃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埽除邪惡輔仁賢也竦長劍兮擁幼艾言司命訖持長劍以殊絕凶惡擁護万民長少各使得其命也荃獨宜兮為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祐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平正也

說者曰此篇賦也以不兼別義却有頌体

暾音吞

簴音詎 [illegible]首也

姱音夸 翾音緣 憎音曾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謂日始出東方照吾檻兮扶桑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耀四方日以扶桑為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也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过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幽昧之夜猶皎皎而自明也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言日以龍為車轅乘雷而行以雲為旌旗委蛇而長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言日將去扶桑上而陞天則徘佪太息顧念其君也羌聲色兮娛人娛樂觀者憺兮忘歸言日色光明照耀四方之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憺然意安而忘歸也縆瑟兮交鼓交鼓對擊鼓也簫鐘兮瑤簴鳴䶵兮吹竽言己願供修香美張施琴瑟吹鳴䶵竽列備衆樂以樂大神也思靈保兮賢姱言己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翾飛兮翠曾言巫舞工巧身体翾然若飛似翠鳥之奉也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言乃復舒展施曲作為雅頌詩之樂合會六律以應

行音抗

舞節

靈之來兮蔽日。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容屬蔽日而至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言日神來下青雲為上衣白蝶為下裳日出東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

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又誅貪殘敗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

操余弧兮反淪降。言日誅惡已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

援北斗兮酌桂漿。言誅惡既畢故引王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有德也

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查查入冥冥直東行[illegible]月五星皆東從[illegible]

失[illegible]巫典河
[illegible]別矣而
亦[illegible]猶來迎魚
從來送春之之
無已也三閭大
夫豈至是而始
嘆君恩之薄乎

螭音絺

澌音斯

洪興祖曰江淹
別賦云送君南
浦傷如之何蓋
用此語

人曰屈原託江
海之神送迎已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曰女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衝風起兮水橫波。屈原設意與河伯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祐反遇隧風大波涌起所託無所也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言河伯以水為車驂駕螭龍而游戲也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言己設典河比俱遊西北登崑崙之山其遠万里周望四方心意飛揚志欲壓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日將暮兮悵忘歸。言崑崙山之中多奇怪珠玉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己心悅忘樂忽忘反歸也惟極浦兮寤懷。言己心復徐惟念河之極浦江之遠碕則中心覺寤而復愁思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朱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也靈何為兮水中。言河伯之屋儔好如是何為居水中而沈沒也乘白黿兮逐文魚。言河伯遊戲遠出而乘龍近出而乘黿又從鮭魚者也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

□若言行人過已之不然也詩云杜子美詩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此意

紛兮將來下。言屈原願與河伯久游河之渚而澌紛然相隨来下水為汙濁故歎奈也或曰流澌鮮者屈原自此流澌者歎與河伯离別也

子交手兮東行。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还送於九河之居我亦歎帰者也

美人兮南浦。言願河伯送已南至江之涯屈楚國也

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言江神聞已將帰亦使波滔滔来迎河伯遣魚鱗鱗侍從而送我也

樓昉曰此篇反覆曲折言己始以志行之絜求能之高見珍愛於懷王已亦受忝懷王納忠效善而終困於讒不能使之間吾君雖未忍遠離為說所蔽而終不忘君也

磊音壘

朱熹曰此篇文義最為明白今以其託意君臣之間者而言之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言山鬼彷彿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
為帶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既含睇兮又宜笑言山鬼之貌体
含妙美容目眄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子慕予兮善窈窕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
是以故來見其容也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狸挂
與辛夷以為車旗言其香潔也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言山鬼脩飾衆香以
帶其善亟須復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
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者竹林也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
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表獨立兮山之上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
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邈雲出其下雖白晝猶晦暝也

二十九二句呈言景
則言其披服之
芳皆自明其志
行之潔也言其
容色之美皆自
見其才能之高
也子慕予之善
窈窕者言懷王
之始珍己也折
芳声而遺所思
者言持善道而
效之君也處幽
篁而不見天路
險艱又晝晦者
言其棄遠而遭
障蔽也欲留靈
脩而卒不至言
未有以致君之
悟而信之故也知公
子之思我而太遲作
[illegible]人即君之初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子[illegible]秋[illegible]然忘
而不忘君臣之
而[illegible]也

東風飄飄兮神靈雨。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與和者也

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罷老誰當復令我榮華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己欲服之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所在深也

怨公子兮悵忘歸。言己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歸己謀議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己雖居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芳芬飲石泉之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絜自修飾

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也

靁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呼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

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去而憂愁也

殪音縊
霾音理
縶音執
枹音孚

洪興祖曰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
小爾雅曰無主
之鬼謂之殤
墜古文
字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短兵刀劍也旌蔽日兮敵若雲言兵士竟路旌旗蔽日敵多以衆來若雲也矢交墜兮士爭先言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爭先在前也凌余陣兮躐余行言敵家來侵淩我屯陣躐我行五也左驂殪兮右刃傷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刃瘡也霾兩輪兮縶四馬言己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矣援玉枹兮擊鳴鼓言己愈自厲怒執氣益盛天時墜兮威靈怒言己戰敵鬪適遭天時命當墮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嚴殺盡兮棄原壄言壯士尽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壄而不土葬也出不入兮往不反言壯士出鬪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平原忽兮路迢遠言身棄平原山野之中去家道甚遠也帶長劍兮挾秦弓○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不舍武也首雖離兮心不懲言己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悔也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

洪興祖曰礼魂謂以礼善終者

兮不可凌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

禮魂

盛禮兮會鼓言祠祀九神皆先齊王成其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傳芭兮代舞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所芭而舞訖以復轉與他人更用之也姱女倡兮容與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言春祀以蘭秋祠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